

# 書寫自我

林文琪主編：《書寫自我》  
(台北：臺北醫學大學，2007)，頁12-86

## 心靈地圖

## 我們學校·北醫

◎陳韋翰

世上有許多事情並非單獨偶然的存在，而是環環相扣、因果循環，難以斷然從某個時間點直接截斷描敘。因此，來到北醫並不適宜做為這篇故事的起點，故事的開端需追溯到半年前的大學指考；甚或是更久以前的學測。在緊張、戒慎、冷汗直冒的狀況下所寫的每個字、所選的每個答案，無論其對錯優劣，最後都讓我來到北醫，來到這個在放榜前未曾聽聞的陌生境地。

在宿舍門口故作瀟灑的向著父母揮手，心懷忐忑的心情，大學生涯遂在我面前無垠無涯地展開了。有許多次一與父母通電話，眼淚便要奪眶而出，然而終究還是沒有真的「泣不成聲」。我不斷告訴自己：有很多新的事物待我親身去摸索、適應、參與，這一切皆需專注一致，沒有讓我想家，消沉的時間。久而久之，在適應了宿舍、習慣了大學生活後，與父母的通話不再是：「我好想家……」，而是：「告訴你喲！今天我……」。離家使我不得不獨立，而從依賴到獨立的過程，使我見識遽增、眼界大開。這些累積的新經驗與感觸，除了與同學分享外，也總想迫不及待的和家人傾訴。

然而通話費畢竟昂貴，況且與同學相識並不深，有些心底的話究竟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我開始寫日記。寫日記的習慣在這之前從未確實執行貫徹過，總是寫沒一星期，便將新買的日記本束之高閣。沒想到，一個人待在台北，竟執著

地、自動自發地寫起了自己的心情。像是要固守些什麼無可言明的東西似地，每一天必定要寫一點屬於自己的文字，或長或短、或抒情或議論；有時平淡若輕風淡雲，有時激昂似山崩雷鳴。難得能不遵照那些為考試而設下的規矩來寫文章，我覺得自己愈寫愈開心。況且生活經驗比往日更加豐富，寫起來既不唱高調，也不至於空洞乏味，只需一路隨感覺動筆，細細咀嚼、緩緩梳理，每天都有著平淡中的充實。

書寫的過程中難免會因程度不足而詞窮，幸而圖書館近在咫尺，有事沒事就窩在一個角落，看紅樓夢、看張愛玲、看尼采、看余光中。反正就挑個課餘閒暇之時，在咖啡色的層層書櫃間尋尋覓覓，嗅著書籍特有的芬香、掃視一排排的著作。有時巧遇高中想讀卻沒時間翻閱的書；有時隨手抽一本，期待扉頁中有與我相契合的靈魂。我相信大學時代的生命彈性，除了運動、讀書、娛樂外，更重要的是對外在世界的寬容接納和自主反應，而這些行為的產生條件就是自由閱讀。因此不論多累多忙，我必須每天撥出半小時閱讀，這段時間獨屬於我，是我思考馳騁舒展的「私人時間」。

但儘管我如此忙於適應外在環境，我有時候仍會想著家、想著自己溫柔、柔軟的被窩。所以我常在週末時，到我阿姨家寄住，感覺就像是在台北的另一個家。猶記得有一次，我小學三年級的表妹正在寫作業，當時我正閒來無事，便坐下來看能不能幫一點忙。作業內容頗有趣，要在一張縮小的地方性地圖上，用蠟筆圈出自己住所的位置。而除了自己的住所外，還要選五名親朋好友，也將他們的住所畫上記號。小女孩有時找不到位置，我便憑著對捷運線的印象，幫著一起找。結果等到找到最後一個人時，表妹顯然不知該選誰，拿著通訊錄皺著眉頭，喃喃地自言自語：「嗯……跟她

很好……跟她也很好……」。就這麼猶豫了好久，她忽然抬頭問我：「咦？那你家在哪？」，我笑著說：「我家沒有在這張地圖裡呀？」。小表妹不相信，一路用手指畫著地圖，想在台北市區中找到「台南」，她當然找不到，偏又不服輸，賭氣似的嘟著嘴說：「你人在哪兒，家就在哪兒，地圖上找不到又有什麼關係？」。

我愣了一下，知道這不過是她隨口說說，但在我心理卻激起了偌大的漣漪，好長一段時間腦海中總是縈繞著這句話。想著想著，又想到先前看到的一小段文字：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以血緣連繫的人只能說是親人；家人則須有對彼此更深的關懷、更多的愛護，才能稱之為家人。對家人而言，真情相待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一切面具、標籤在家人面前，都是毫無意義的外在表象。伏爾泰曾說：「最遙遠的距離，是我愛著你而你卻不知道。」這裡所說的「愛」，常被視為是「男女之愛」，但若解釋成「家人之愛」，似乎也無不可；將這句話反過來看，是不是可看成「了解你們愛我，是最短的距離」？

這樣的邏輯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強詞奪理，但卻讓我在往後的日子裡不再像個患思鄉症的遊子一樣，天天巴望著返家的週末。我的心不再「流浪」。

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對住宿的我而言，自然而然地得靠朋友囉！但令我有些卻步的是一一不知這些新同學的「底細」如何？到這個年紀，大部分的人的個性與價值觀大抵已確立，冒犯到了可不是好玩的事。所幸，同學們大都親切熱情，不論是交談或同行都不會有辭窮的尷尬；很快的便能混熟，進而成為朋友。

然而對我而言，我不只希望身邊只有朋友，「友直、友

諒、友多聞」，這樣的「友」我認為應該看作知音，比普通朋友有更高契合度的精神對話、心靈交流。在高中時期，我的確有找到這樣的摯友，而我相信我在大學更有機會找到。從許多古籍及個人的經驗中，我體認到有這樣的知音可使我避開淪為平庸的沉落。對於平庸這種被動而功利的謀生態度，是我所不敢恭維的。在我看來，平庸者不一定是低級知識分子或窮困人家，有些平庸者什麼也不缺，只是無感於世界的精彩、歷史的厚重、生命的豐富和文化的香醇。也許這些事物的缺席對日常生活無所影響，但若一個人的靈魂少了這些東西，那麼這靈魂還能維持其完整性嗎？

因此，在我閱讀的同時，我也積極找尋著知音。畢竟，書中的思想有時經過時空的穿滲已然僵化，但好友的智慧卻時時汰換、更新，透過他們的心，也許我能在我未曾注意到的死角，找到新的詮釋來將僵直的思想軟化轉換，成為我心靈的養料、精神的糧食。

初來此地，沒有太多的憂喜悲歡，有的只是許多的未知與徬徨；幸運的，我在學長姊及同學的幫助下，我很快的熟悉了這裡。以往，我總是對家人或朋友說：「北醫……」，現在，我會不自覺地說出：「我們學校……」。也許，認同感在這幾個月中已逐漸成形了，那麼，這份認同感也就理所當然地使我將北醫設定成故事的背景，而劇中腳色也將隨著時間的流逝日益增加。

生命無法單獨存在，因此，生命的故事也不可能單獨成篇。然而，愈是複雜，就愈值得我們對自己的故事加以去蕪存菁。這工作頗繁雜、卻也頗有趣，惟一需要的是寧靜；若成天心浮氣躁，就像一池天天被翻攪的水塘，水質無法澄清、水底無法沉澱，到頭來終究只是混濁一片，連自己要探



尋自己的倒影都無能為力了。因此這個小小「故事集」，可以說只是一個小小的開頭片段，以自我為本位來敘寫所見所聞及一些個人粗淺的思考。畢竟頭一次離家長住，常常心緒紛亂，想寫些什麼卻又難以下筆，待得熟悉同學更深之後，想必又有更多可愛好玩的事能收編到我的故事中了。

我等待著，靜靜地……

## 北醫不夜城：拇山學院B1

◎沙震

北醫是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學校，所以剛來不到一學期的我，也差不多把北醫所有地方都走遍嚕！只是能令我真的印象深刻的真的沒幾個，真的想要深刻討論的，也許只有那傳說中被稱為「北醫不夜城」的學生宿舍——拇山學院的B1吧！說到它，它陪伴了我許多的酸甜與苦辣。想當初，我第一次到B1似乎是因為還不熟學校附近，所以都沒出去吃飯，搞的自己快餓死了，只好往宿舍B1搜尋能讓我繼續存活下去的食物們，終於看到了那家「俗又大碗」的便利商店。忽然間，它對我來說就像是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從那天起，B1就成為我常出沒的地方——通常都是為了滿足我那不爭氣的肚子。

後來到B1，才發現到有一大堆人都在進行著感覺挺HIGH的活動；靠近後定睛一看，才發現是一群在看著電視

的人們。剛開始看著一些表情頗誇張的人們，隨著電視節目的表演而起起伏伏，歡笑聲與驚呼聲此起彼落，我不禁看著各種不同的表情看到都出了神，心想著：是否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也許身在其中，無法用一種客觀的角度去省視身在團體中的位置吧！

無法旁觀的悲哀。

無法跳脫的傷悲。

有一次，又發現到B1有這許多的社團正排著他籌備中的活動；也看到了幫同學辦慶生會的一大群人；也看到了在楓香廳努力K著書的人們。有時候我只是單純的沒事下來晃晃，卻看到一群群爲了各自的事而忙的人們，再看看與他們十分格格不入的我，忽然有些惆悵。獨自一人時，體會到的不是孤獨，而是品嘗著獨立的感覺；用的是腦，進行著思考活動。思緒對照著外在的混沌慌亂；內在的我，特別地顯現出澄澈的感覺。

總而言之，B1對我而言，無疑是北醫中令我內心有最多衝擊的一個處所。每次到B1都會有許多不同新的感受，讓我越來越喜歡往B1移動。有時候不需要任何目的，只是單純的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們，忙著各式各樣的事情，光是這樣，我就能得到個十分充實的一天。我很慶幸，在北醫裡存在這個溫暖的角落，它的確的帶給我內心無窮的悸動。

## 北醫的人與桌子

◎呂梓璇

人。

對北醫的信念，建立在人的身上。

對於陌生人，總有莫名其妙的抗拒感。因為不熟悉、因為不安心，在陌生人面前，總是多了那麼一股不自在的感覺；就算開口說話，語氣總是冷冰冰的、疏離的。在開學之前忙東忙西：忙著繳學費、搬進宿舍、適應新環境，但還是會隱隱約約地感到一種不安。對於初至一個環境的惶恐、與認識新朋友的不自在感，有一條溝橫亙在我和陌生人面前，要開始去做一個跨越總是困難的。

覺得自己都老大不小了，還怕生嗎？有時會突然地感到有些可笑。到底，在擔心什麼呢？

老實說，現在我還不是很清楚。

在相對應退的人際關係課程中，拿到的分數應該很低吧！或許旁人並不這麼認為，因為我總是盡力讓自己看起來很融入人群。其實不然，他們沒看到微笑之下的顫抖、眼神之中的惶恐，那些微笑和眼神都是我的金鐘罩、鐵布衫，包在裡面的東西根本不溫暖；看似強壯其實脆弱的不得了。

總是無法真正敞開心胸去接受、去歡迎什麼人，好糟糕喔！

但很幸運的，大家都很好。跟他們廝混在一起，很開心。我想，應該有很多人可以看出我一開始的恐懼吧！總



是用冷漠的神情審視著主動和我說話的人，那是一種偽裝，包裝著害怕。就算臉上的表情和緩，但話語裡總是會有著淡淡的距離感，其實沒有刻意要保持距離喔！卻常常說出了不是自己心裡本意的語句，但是說出口的話也改不了。這樣，往往會被解讀為冷漠、脾氣壞、不可親近，所以在我身邊的人啊，必定是有異於常人的容忍度吧！可以忍受這樣一個疏離的、保留很多給自己的人。

總的來說，這樣的壞習慣要改掉。

一直活得十分任性，不想觸碰的事物就會離的遠遠的，做人稜角太多容易碰傷別人。來到了大學，突然地覺得這種習慣很不好，是長大了嗎？是嗎？但是如此地切割自己，迎合著社會的框架，又是好事嗎？該保留原來的我嗎？或是該社會化一點？

不知道學校的生活把我塑造成什麼樣子，或者即將要塑造成什麼樣，但可以隱約察覺自己的轉變。可這種轉變不是很劇烈的，所以也說不上好或著不好。或許這根本就無法比較。

跟同學們在一起時不會去想到這些問題，在獨自一人時，便會不斷地跟自己辯論。試圖去理出一個頭緒，抓到一端的線頭，看看另一端是什麼樣貌。

這是我這幾個月一直持續在思考的問題。

### 桌子。

桌子對我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任何事都想在桌子上完成。

這是一種對空間的依存感吧！一個獨立而開闊的空間讓人覺得心安。桌子本身的樣貌、形態不重要，在乎的是一個大的平面。大而空曠的桌子與乾淨的桌面，往往會使我雀躍了起來，有了好的工具，感覺完成事情也會快得多。

以下是學校裡的桌子們：

1. 宿舍的桌子是白色的，還算大。爲了讓桌子的可用空間多一些，甚至還使用了輕巧型的電腦配備呢！
2. 二字頭教室的桌子漆成咖啡色，不長但很寬。在教室裡上課會有一種想做個筆記的感覺，因爲桌子很寬，放的下兩本書。
3. 圖書館的桌子不愧是圖書館的桌子，一個人的空間可以放三本書吧！這樣唸書時要交叉對照很方便。
4. 形態學大樓的桌子就有點小了，雖然漆成米色還挺好看，但使用起來實在不方便，有一種補習班的壓迫感。
5. 語言教室的桌子是白色的，大小跟宿舍桌子有些雷同，但因爲裝了些聽力配備，使得桌面有些凌亂。對於那種無能爲力收拾的凌亂，有種無力感。

對於空間總是特別敏感，好桌子對我來說是好工具，無論要念書、睡覺、寫書法，都很方便。相較之下，桌子的型態反而不是那麼重要，就算是一塊木板也好，只要讓我有足夠的空間徜徉就心滿意足了。大桌子讓我有安全感，心胸可以開闊一些，相對的，桌子太小或太暗淡總是覺得哪裡不對勁。

是否有點過度依賴了呢？顏色具備放大、縮小空間的效果，空間對我來說又是一個什麼關係？在執著什麼？空間對我來說是否有著很大的意義，但我卻選擇視而不見它的內在？它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爲什麼，會對桌子情有獨鍾？

一定是哪裡有了問題，一定是有一個地方的連結斷掉了、接不上了、然後被放逐了，所以我無法察覺。這是我自己的事情，爲什麼自己不了解呢？

桌子竟然成爲我在北醫最熟悉的地方，怎麼搞得有點不真實。最熟悉的地方是流動的，顯得關係有點不緊密，依靠

著一個流動的、不定的東西來展現這個學校和我之間的情誼，充滿不確定的感覺，又是一個冷眼旁觀的例子嗎？是否，跟北醫的關係不夠緊密；是否，太單薄了一點？畢竟在這個學校生活了一個學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裡，讓我注意到的竟然是桌子。我明白這個學校的呼吸嗎？為何沒有比桌子更吸引我的地方？也許有更多的時間都待在宿舍，宿舍畢竟是一個靜止的東西，不可以隨時被替換的，有它自己的獨特性，那為何對宿舍沒有更深的感覺呢？

桌子好像可以容納什麼東西似的，就像現在它容納了我的報告，在反覆提問的同時我感到安心，因為在這些問題背後有桌子在支撐著穩定我。

## 客房

◎陳啓榮

今天，我打開了埋藏在我心裡許久，那個在我記憶中，一直久久不能忘懷而且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個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有的……家；但並不是一整個家，而是我家的一個角落……客房。

一開始，打從我一有記憶，那個客房的燈便很少亮過，因為我們家在台北，而來訪的客人也很少過夜，所以那間房間便總是暗暗的。有時在晚上點燈是因為一些習俗：像是農曆的七月鬼月，聽大人說這樣好像比較好；再來就是新年的除夕夜啦！因為全家都要點亮亮的，好像是說這樣來年會比較興旺。

小時候，我想很少有小孩子不怕鬼或是黑吧！所以我也不例外……嘿嘿，我一直到小學三年級都還在點燈睡覺哩！所以啦，每次我姐姐想要嚇我，就會把我叫到那個房間，說有糖果要給我。但是正當我進去，想要墊腳去把電燈開關打開時，這時我姐姐就會出現，而且是把她的長頭髮都用到前面把她的臉遮住，並且還不忘配上音效……嗚嗚嗚。所以，我每次總是哭著跑出來，然後姐姐就會被臭罵一頓，這似乎是每個禮拜都會上演的戲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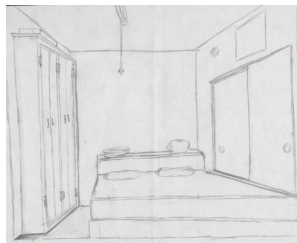
接下來，這個房間的燈便會常常的亮了，並不是我們家來訪的客人變多了，而是因為我爺爺身體突然變的很差，所以從南部上來給我們照顧。在我記憶中，我想我除了我的父母外，最喜歡的就是我的爺爺了；他會陪我一起玩，每當我被罵時或被打時，爺爺總是會站出來護著我。對我小時後來說，爺爺每次上來台北，都還會給我零用錢和玩具；還會去我家附近的公園等我放學；怕我肚子餓，帶我去吃東西……等等。但是，這些事情都只剩記憶了。就在我升高三的那年，我爺爺因為敗血症和一些心臟的併發症，雖然在我叔叔盡力的搶救下，爺爺還是撒手人寰、離我而去。我想這或許是我會讀醫學院的其中一個原因吧！或許很多人在自傳上會謊稱，因為這樣寫可以博取教授的同情，但是這卻是我的真實例子，也是我記憶中永遠的痛。

自從爺爺過世後，那間房間的電燈就像爺爺的生命那般也跟著熄滅，很少再亮過；甚至現在已經變成我們家的倉庫，堆放雜物用的。如今我已上大學，但我有時還是會開燈，在那客房的床上呆坐一兩個小時，尤其是在我心情不好時。雖然我不發一語，但是我依然可以聞到爺爺的香味，爺爺好像就坐在我旁邊一樣，我們用心在談話，是真正的用「心」喔！因為我們在說著屬於我們祖孫之間的秘密。

## 保母的房間

◎廖健植

這是保母家的一個房間，小時候都睡在這個地方。我憑記憶畫出，因為保母已經不住這裡，房子也曾轉租他人，現在成了廢墟，但前景猶在眼，依然是這麼清楚。



其實我選地點選了很久，一聽到要做這個報告，好多畫面紛紛從腦中飛射而出，害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選了這個場景，一方面是懷念、一方面是憑弔，也怕自己過幾年後便忘了這個地方，想趁記憶還鮮明時趕快畫下來。

這個房間的門是在畫面左邊的前方，沒有被我畫進去的原因是角度的關係，這樣才不會有牆壁擋住房內景象。

天花板上的日光燈開關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是一條電線懸掛下來，末端有個塑膠的開關，中間一條小桿子有紅色跟白色兩端。小桿子在中間的時候，燈是暗的；推白色那邊，日光燈管就會亮起來；推紅色那端，則是有個黃光的小燈泡會亮。記得小時候在這個房間睡覺時，都是開小黃燈，感覺很溫暖。

左邊是暗紅色木製的衣櫃，小時候一直覺得很大，可能是因為躲貓貓時常常鑽到裡面，裡面堆滿了衣服，很舒服。我記得裡面有股香味，現在回憶起來應該是化妝品的味道

吧，我想。衣櫃上方擺著一些紙盒之類的東西，裡面裝些零散的小玩藝兒，小時候看到保母伸手到上面拿東西，就會趕快閃人，因為修理小孩的竹條也在上面，怕怕。

和衣櫥隔著一條小道便是床，現在想想那條小道一個人要過都嫌窄（我畫得有點寬，應該更窄一點），小時候竟然可以跑來跑去，真神奇。床上總有一兩條棉被，但我想像不出棉被怎麼畫，就自動捨去了。講到這個床，就不免為它覺得可憐，怎麼說呢？保母除了帶我跟姊姊以外，還有帶她自己的幾個孫子、孫女，幾個小孩一天到晚在上面跳來跳去，彈簧床被蹦到後來都沒啥彈性了，都發出「幾拐幾拐」的聲音，重點是我們照跳不誤……（可憐吶！我說它早該退休了）。

床頭上的東西不少，除了我左邊畫折好的衣服，還有一些其它雜物，不過印象不深。我清楚記得右邊擺了一個小豬撲滿，紅色塑膠的那種，投幣的開口很大，倒過來搖一搖偶爾零錢會掉出來，我很喜歡聽錢幣在裡面嘩啦嘩啦晃動的聲音。床頭櫃是可以掀起來的那種，裡面放棉被還有衣服的樣子。

右邊牆壁上名堂可就大了，牆壁上的污跡是一隻巴掌大的大蜘蛛死在牆上的痕跡。那隻蜘蛛很可怕，不只大的要命、還長滿了毛，而且在我睡午覺時出現，我看到嚇得大叫跑出去跟保母求救。保母那時候也滿怕的，不太敢打；可是話說回來，更怕牠躲起來，等下萬一打不到晚上就睡不著了。於是保母就用厚重的藍白拖鞋，鼓起勇氣把牠擊斃在牆上，留下一一那個歷更的痕跡。話說我不怕蟑螂、不怕老鼠、不怕蛇，惟獨蜘蛛是我的剋星，可能就是小時候天天看到這個痕跡的影響，我在猜啦！或許會是這樣。

蜘蛛印痕的旁邊貼著一張藍波的電影海報，不知道是第一滴血的哪一級？藍波手拿衝鋒槍、光著上身、肩上斜背了



一排彈藥，還垂下來在腰部也繞了一圈，英勇的形象讓我記憶深刻。話說蜘蛛還是一樣怕，呃……

海報下面的淺藍色拉門平常不會去開，底下有一部份被床擋起來了。這扇門通往姑姑（其實是保母的小女兒啦！叫姑姑叫習慣了，其實叫大姊姊還差不多）的房間，開了門的右手邊有台鋼琴，左邊是三夾板墊的木板床。不過她不在我們都不太敢進去，怕她回來會罵我們。

我對這個房間的回憶，其實不只於此，但是記得的大概就是這些，素描表現不出顏色，是唯一的缺憾。

## 種田的孩子

◎小不點

家裡從小就是種田的，例如：水稻、蕃茄、西瓜、仙草、狗尾草、龍眼、柳丁、荔枝、筊白筍、竹筍、桑椹、柚子、芋頭、蒜苗、空心菜、高麗菜、白菜、油菜花，我家都有，當然不是種很多，只是每樣都種一點（前五樣是主要的），可以自己吃，也可以拿來送給親戚好友、左鄰右舍，大家禮尚往來。

這一天是個好天氣，嘉義的夏天總是如此，每天總是炎熱的烈日陪著你，不難想像在田中工作有多辛苦。今天是禮拜六，小學是不用上課的。早早就起床了，因為昨晚已經答應爸爸，要去幫忙授粉（西瓜是需要人工授粉的；雖然靠昆蟲傳粉亦可，但結果率不高），興奮的睡不著覺。授粉的時

機要挑早上，大約日出兩小時後吧（我印象中是這樣）！不能太早，因為晨露會把花粉沾濕掉；不能太晚，因為花有可能枯萎掉（在這裡說明，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如何栽種西瓜？是在一畦一畦的長方梯形小土丘上，鋪上一層黑色的帆布，上面再利用較細、較具可塑性的鋼筋彎成半圓形，再蓋上透明的帆布，做成隧道）。所以在夏天時，裡面的溫度是超過四十度以上的高溫的。

小時候，去田裡工作，雖然很熱，但卻是很令人愉悅的事，畢竟星期一到五都要上課，假日才能有較長的時段和家人相處。去田裡，爺爺、奶奶和爸爸都會在（媽媽去公司上班），而且赤腳踩在泥土中，一直給我很好的感覺。至今，我已經上大學了，也很少到田裡去了，但那種感覺仍令人懷念。

大概是在六點起床的，吃完早餐就大約七點了，我們家有一台貨車，我很少坐前座的，反而是常站在後車廂上。哈！你們一定覺得那樣很丟臉，但小時候的我，可認為那拉風的不得了呢！用一種雀躍的心情跳上後車廂後，車子發動！慢慢地開出庭院，來到大馬路上。首先，右邊是一家檳榔攤（他家的狗總是喜歡吠人、裡面有大型電動玩具，附近國中的壞大哥哥，總是喜歡聚集在這裡抽菸，夜深了還不回家）；左邊是一條小路（直直走可以到別的地方）；接著左邊是機車店（老闆人很好）；再接著左右各一家雜貨店（右邊的老闆，我討厭他，他的臉就很討厭，小時候的我是這麼認為的；左邊的老闆，年紀不大，大約四、五十歲，比我爺爺小二十歲以上，但我要稱他為舅公）。再往前，左邊是我的母校—忠和國小（只離我家不到三十公尺）；右邊又是另外一條路，直走是又長又陡的上坡，坡頂就是忠和國中（就是前面我說會吸菸的大哥哥的學校）。再往前，是不短且彎

的下坡，右手邊是一大片芒果園（現在變蕃茄園）；左手邊是一大片長滿雜草的荒地。經過了芒果園，左手邊荒地仍綿延著；而右手邊是一個十分小的社區，我的小小女朋友就住在那裡面。再往前，會來到赤蘭溪橋，但我們今天沒有要通過，而是由橋右邊的小路下去。左彎直走，迎面而來是一大片沙質的氾濫平原，其實並不大，但那時候我還小，身高還不超過一百四十五公分，當然覺得大！

授粉的時機並還沒到，所以老爸他要我幫忙把帆布掀開，讓小西瓜們透透氣（老爸他總是說：「照顧農作物，要像呵護小baby一樣，要細心溫柔。雖然它們不會說話，但它們有靈魂，讓它們生活的好，它們就會快快成長茁壯。」），大概三十幾列的田畦（長度不算短），都掀完帆布後，也大概八點多了。休息一下，也要開始授粉了。

授粉其實很簡單，只要摘取雄花，沾一沾雌花的花蕊就可以了（一朵雄花大概只能娶四、五朵雌花）。我分配的範圍是從第一列到第十六列。這工作並不輕鬆，全程都要跪著前進，而且隧道裡又是高達四十度的高溫，我小小身軀可耐不住呀！不過這是老爸他交代的工作，我一定要盡力完成！呼！好不容易我完成這艱苦的工作，十分有成就感！而且老爸他還答應我，下午要開貨車帶我去兜風！

這時候也是中午了，在付出那麼多體力之後，我小小的肚子也餓了，再度跳上帥氣拉風的貨車，又是同樣的景色，不過只是像照鏡子一樣左右相反。心中不僅期待老媽燒的一手風味菜，也期待下午的兜風！

## 個人歷史地圖

◎天地

### 一、前言

乍見這個題目時，著實愣了一秒半，心想揣摩著到底該寫些什麼呢？後來老師提到之前有看過學長姐是寫一個櫃子，他常常躲進那個小櫃子裡，於是我開始追溯過往，卻發現我找到這樣一個地方，因為對我來說，擁有特殊意義的地方實在太多。在空白計算紙上洋洋灑灑列了近二十個地方，每個都彌足珍貴，每個都難以割捨，就像當初誠品辦最愛小說100大選時，從起初十分熱衷的想參與盛會，到最後我並沒有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問題在哪？在於選擇太多，選了這個，對不起那個，不願厚此薄彼，又排不出先後順序，最後乾脆選擇放棄。

此時，我再次回頭視這個題目《個人歷史地圖》，心想既是地圖，又怎會限定是某一處呢？剎那茅塞頓開，為之前的不知變通自嘲著。這張地圖我決定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拉出的平面區塊便是我曾走過的空間，那些現實中已遠去的地點，卻在記憶中如此鮮明的活躍著。本來真有把所有地點都寫完的決心，但礙於時間問題，加上期末考迫近，更可怕的是每個地點，仔細寫來篇幅都挺可觀的，在種種因素考量下，有些合併，有些更只能忍痛割愛了。

前言至此也該告個段落。第一次這樣仔細地回首自己曾經走過的路，幾次停筆再寫，發現自己老是詞窮，或許這就

是所謂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吧！我盡可能回歸當時的狀態、心情、事情進展做鋪陳，難免有感情摻雜，畢竟這是屬於我的《個人歷史地圖》。

## 二、關於兩位恩師

這兩個「點」較不屬於一般具體的「點」，一個以畫室為主，一個以老師家為主，但範圍不僅於此，而是以此為圓心，向外輻射擴張出去。

### • 米西西里畫室

嘉義市最熱鬧繁華的中山路上，拐進讀書人書店旁的小巷子，氣氛瞬間沈澱為一縷恬靜，在右手邊有面淡藍灰色的木板門，外頭垂著一條長長的麻繩，輕輕晃盪，屋內的小風鈴便送來成串叮噹悅耳，那金屬片一聲聲地敲響了十三年前的傳奇童年序幕。

幼稚園中班因父親工作之因，全家自台北遷至嘉義，因緣際會下，母親帶著我來到那扇藍色大門前，卻意外搖出了一連串的繽紛美夢。

此後，我開始在蔡老師的指導下學畫，學畫？這麼小的孩子而言，說「學畫」未免也太沈重了一些，不如說是去玩的吧！

當然，畫還是有畫到，名畫也看了不少，素描、寫生、水彩、粉臘筆、粉彩、膠彩、油畫、雕塑、版畫、篆刻、書法、國畫……該碰的在小三前也都略窺皮毛。但印象最鮮明的，仍是跟那群同伴南征北討的情誼。我們算是畫室的始祖，當初班上學生只有八個。一起爬樹、灌蟋蟀，去牧場畫畫、餵牛，去花圃寫生、偷摘花，摘了桑椹後拿去做桑椹冰，到成大校園遠足、到西子灣逐浪、在墾丁堆沙堡、到龍

騰斷橋吃客家小炒、到台北的植物園賞蓮，也曾在故宮裡繞到迷路。

新年時，八個小孩在菜市場擺攤賣春聯，邊寫邊賣，字不怎樣，銷路頗佳，或許真有趣魔避邪之效，回想起來不禁莞爾，卻是幼時難得的人生經驗；西洋情人節，我們畫過玫瑰，也用各種材質試圖捕捉這象徵愛情的圖騰。紙玫瑰、塑膠玫瑰、蠟油玫瑰、玻璃玫瑰、中國節玫瑰……，年年不同，但趣味不變。

端年節跟著老師擠去看龍舟大賽，本是去寫生的，但吃粽子的時間比畫畫兒的時間多，最後，八個小鬼還纏著一支優勝隊伍讓我們上船去「實地勘查」一番；中秋節，到糕餅舖去畫師傅們做月餅、蛋黃酥時的英姿，繪畢，將雙手洗淨，八個有模有樣的小師傅也混進去甩麵餅、揉麵團，只不知最後我們做出的成品可有人敢吃沒有。

萬聖節，對畫室來說是個大日子，每年我們都會設計出一個超可愛的鬼屋，不像外頭遊樂場裡頭，總是血淋淋，不是斷手就是斷腳，偶爾再閃出一個開腸剖肚的死屍。我們的鬼會拉著你跳華爾滋，會亮著兩個大大的燈泡眼，搖頭晃腦的跑過來在你臉上猛親，還有骷髏頭演皮影戲給你看。

耶誕節就更熱鬧了，年年辦Party，遊戲千奇百怪，此外，也有些畫室自訂的郊遊日，或是幫大家過生日的生日會。每次去畫室就像買了刮刮樂一般，永遠充滿著未知與驚奇，再加上七個打打鬧鬧一起長大的夥伴們，若說這是我童年最璀璨的一頁，它確實當之無愧。

小四之後，因為種種因素，八個小鬼頭相繼離開畫室。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和老師保有連繫，反倒是幾個同伴隨時間流逝而逐漸淡遠，甚至有時只能間接從老師那兒知道彼此的消息。



老師施在我身上的魔力，並沒有因為離開畫室而有絲毫減弱的傾向，反而如酒般愈陳愈香。老師送給我的十七歲生日禮物，是七歲時老師帶我到一間精品店去練習靜物畫時，我看上的一個小狗存錢筒，老師在生日卡上寫道：

Dear小依，

猶記十年前，妳一雙大眼睛那麼專注的盯著它  
畫了一張又一張，彷彿著了魔似的停不下來  
隔天，我回到店裡將它買下  
並暗自計劃著十年後妳跟它的重逢而雀躍不已

小依，老師希望妳記得的並非存錢筒  
而是當時妳那專注的神情，妳的開朗  
妳那讓人看了之後，可以轉雨為晴的純真

也記得考上大學時，老師祝賀卡的最末一段：  
看著你們長大，一個個上了理想的科系  
也漸漸離我而去，雖有種衰老的恐懼  
卻也感謝上天讓我看見你們勇敢翱翔的悠然之美  
一直很珍惜你們寫給我的支字片語，畫給我的小卡片  
或是親手做的小玩意兒，每一樣都意義深重  
等我老時，我要買一疊信封  
一天一封的把這些東西再寄給自己一次  
這是老人家專屬的浪漫回憶方式吧！

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可有符合老師的期望？對自己的行為舉止總是小心謹慎，總是樂觀的去看待人生的陰晴圓缺。快

樂，對我而言不只是天性，而是一種責任；浪漫，對我而言不需有特定對象，萬物皆有情，浪漫是必需品而非裝飾品。

高三那年，颱風過境，我們家的地下室完全浸水，淹掉了我十幾本畫冊、三四本畫夾。後來在家門前一張張、一頁頁的晾了一個星期才把大部分的作品給救回來。那整個星期，上學前像是擺畫攤一般，把畫紙攤在地上一張張壓好，左右鄰居都說是社區「奇景」；回來時，乾的疊一堆，半乾的放在另一堆等待明早的太陽。每天看著那些畫，竟有種淡淡的鄉愁，一些早已泛黃的記憶像是補上了色彩般，歷歷在目，那麼清晰，又那麼遙遠。

#### • 鵝湖讀書會——李學究小姐

小六升國一的那年暑假，我被「引荐」進李老師的作文班。說是「引荐」，一點也不誇張，因為老師原不打算加收新生，其他八個同學都是從小三一路補上來的，我這插班生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這間位於閣樓裡的小教室。

或許很多人不明白，補國文、補作文做什麼呢？說實在，至今我仍答不出個所以然，但我完全肯定那些年來穩紮穩打的國文基礎。就像古中國的小孩上私塾般，念四書五經，你問：這些小孩有念懂嗎？不盡然，但念著念著，有那麼一天就突然懂了。兩次大學聯考的國文科都拿九十分以上，這？非偶然，更非運氣，每次回母校就被以前的導師抓去「經驗分享」，該分享什麼呢？也不過就是鼓勵學妹們多看、多寫、多做考題。但自己心裡清楚的很，上述方法只適用於「考題」部分，「寫作」部份則不會有什麼實質突飛猛進的可能。底子要打小培養，語感這東西又豈是一蹴可幾的？

在李老師那裡，我們九個小孩早成死黨，即使今日各奔東西，仍有一股力量連繫著我們偶爾聚聚、聊聊。老師在我

小小的心靈裡開啓了好幾扇窗，生平第一次去電影院便是被老師拐去的，看李查吉爾主演的「RedCorner」，從此愛上電影，最高紀錄是一星期看三片，或許是入電影之門入得太晚，我像是發現新大陸似的拼命看。布袋戲、歌仔戲、相聲這些傳統戲曲，也都是因為老師才一腳踏入，之後再也抽不離身。在這些文學殿堂裡，我好奇的東張西望，讚嘆著如此詼諧又精鍊的文字魅力。

每星期老師都規定要看完一本書，雖說我從小便上了閱讀的癮，且中毒頗深，仍不得不承認某些厚重吃重的書，仍是在老師的半逼迫下才啃完的。我們看小說、嚼名著、嗑古典文學、飲詩詞、酌散文，讀電影，也讀人。老師的博學，總讓我看清自己的無知；應景而隨手拈來的詩句總是那麼濃淡相宜，每每讓我低迴不已；而刻意惡搞名句，篡改古人經典也是老師的拿手?活之一。

我們這九個死黨不只小孩熟，連各自的父母也異常熟絡。現今，我們小孩都約在台北見面，父母群們可不甘寂寞，常常一人一呼，全部皆應，馬上就組個車隊旅遊去了。那群媽媽還自組一個「啄木鳥讀書會」不讓我們這群小孩組的「鵝湖讀書會」專美於前。SARS期間，她們發動家庭代工，免費幫嘉義各大醫院、診所做護目鏡和防護罩；每年腦性麻痺愛心園遊會上，更義賣了整攤琳瑯滿目的手工藝品。

曾有人問，你們九個感情甚篤，家庭又彼此認識，將來有沒有可能產生情侶呀？我們異口同聲的說：「不可能」，為什麼呢？大家又有志一同的說：「太熟了！」的確是太熟了，與其說我們是朋友，還不如說是家人吧！時間的流逝，距離的分隔，似乎都動搖不了我們的感情，除MSN，我們拒用E-mail而堅持寫信，當初我們是用文字認識彼此的，手寫

字就是比打字多蘊含了一些深層的情感面貌，我們常笑著說：手筆，心語。今日還堅持手寫信的人口日漸萎縮，而我們卻總爲了手寫字比打字多了的那一點溫度，即使偶爾會被信債壓得喘不過氣來，仍堅守約定，樂此不疲。

李老師於我們而言亦師亦友，有時又像媽。每年母親節我們都會帶一個冰淇淋蛋糕去幫老師過母親節。四年前，老師的女兒和兒子（我們九人之一）都移民到L.A.後，我們更名正言順的成了老師看得見的兒女，甚至霸占老師的家。老師也不在家中開班了，理由是：「這四樓的空間是屬於你們那個班級的，我無法讓別人去重疊你們的身影。上次在家裡幫小五班補課，小平（老師的女兒）剛好放假回國，等學生走後還跟我鬧脾氣，說：『媽咪，這裡是盈姐姐跟依姐姐他們的，怎麼可以帶別人回來上課呢？』」

我們何其有幸能享有老師的這份厚愛？我的人文素養、邏輯思考、待人接物之態度，甚至是我刻意隱藏的某些細膩，無疑都是在老師潛移默化下逐漸成形的。老師不曾告訴我們要做什麼，也不曾以一個長輩的身份權威式的訓誡我們，只在我們前頭不時開了一扇門，推出一扇窗，引領我們自行體會這無窮的大千世界。

### 三、以車爲家

從小到大，我在車上的時間恐怕不少於在家的時間，所以我常自嘲爲「以車爲家的流浪者」。或許這也造就了我待在一個地方過久便會窒息的不安定因子吧！

爸媽是家族中出名的愛玩鬼，兩個愛玩鬼生出來的小孩要乖到哪去，好像也頗難。我還在媽肚子裡時，就爬過陽明山，坐過阿里山小火車，泡過知本溫泉了。待我會走路之

後，上山下海、乘滑翔翼、駕小飛機、浮潛、泛舟來者不拒。再加上我跟姐姐從不會因累而要賴不走，也不會要求大人揹著或抱著走過任何步道，所以我們家出遊的次數頻繁得令旁人咋舌。

除了出去玩免不了要坐車以外，即使是平常的日子，我待在車上的時間仍很長。因為家在郊區，學校在市區，每天上學就要四、五十分鐘，且老爸上班剛好順路，我便順理成章的天天搭便車上學。早餐帶在車上，一邊聽中廣新聞網一邊吃早餐，吃完了看看今早的考試內容，念畢，還可以再補個小眠到校門口。晚餐也幾乎都是在回家或前往補習班的車程中解決的。

我在車上吃飯、睡覺、念書、寫功課。而且我在車上甚至可以比在床上睡得更沈，這習慣延續至今，不論是搭公車或捷運，我只要一閉眼就只剩耳朵還清醒著，醒著聽車上廣播的站名。

頭靠著左車門和後座的接縫，一隻腳橫在右方的後座，這是我慣用的睡姿。有時並沒有睡著，只是閉目養神，或回憶一些書本裡需要記憶的部份，或整理思緒，或捕捉靈感。甚至，有時會有種錯覺，認為自己的思想、精神皆置於此，當文思枯竭之時，當數理推導遇阻礙之際，我喜歡將自己深陷在那個位置裡，汲取我寄放在那兒屬於本身精神層面上的某個部分。而當我覺得快被如漲潮般洶湧的雜念給滅頂時，亦覺得可以把一部份的混亂先抽離寄放在那裡，等理好剩餘部份的紋理後，再把寄放的東西再吸收、整合。

如今離家在外，車子後座的那個位置也不如以往那般近在咫尺，偶爾回家仍會依戀的偎進那個位置的懷抱。前陣子，爸媽談起換車之事，心中縱然有些許不捨，但卻無太

多?感，任何事物都如過客般來去匆匆，它卻與我共渡了八年時光，當了我這麼多年的避風港和置物櫃，或許也到了該讓它頤養天年的年紀了。我相信，我仍會在另一輛車上開啓另一個置物櫃。但是，功能雖可被取代，心中地位不減。

#### 四、重考那年

對很多重考生而言，重考的日子大多是壓力沈重，苦不堪言的，更有許多人像是想湮滅證據般，?口不提當年事。就這點而言，我或許是幸運的。重考那年，我遇上了一票超讚的師長和一群攜手共赴戰場的失意人。

##### • MYSECRETPLACE——我的?密基地

一般正常日子裡，我只有中午的吃飯時間和午休睡醒後的那二十分鐘下課會潛進我自封的?密基地。吃飯在那兒吃的原因是爲了順便聽英文廣播，吃完飯後，還可以跟著廣播大聲念出來。午休睡醒後，是來拉筋、打拳的，最後用呼吸法調勻氣息，總覺得這暖身後，像是注入了一股新活力般，好像又有足夠的力氣和自信去面對下午一連串的挑战。

有時，下課十分鐘也會偷跑進來這間沒有人用的空教室。有時是爲了背誦，我念書一直有個壞毛病，就是倘若不念出聲來，就會走馬看花，不知所云。有時只是爲了大叫的，爲什麼要大叫？有時是氣自己又送掉了六、七分，有時也沒什麼特殊理由，只是覺得叫完後有種通體舒暢的快感。說是大叫不盡然全對，應該說是無聲的嘶吼吧！

班上很多同學都知道上課教室旁的這間空教室，卻從沒有人逾越楚河漢界一步。於是，我就充分的享用了這麼一個靜謐的空間，跟嘈雜的上課教室相較，這兒便是我的桃花源。空無一人的教室，乾淨的黑板，整齊排列的課桌椅，自



窗戶灑下一片亮晃晃的日光，也不知為何，每次我踏進門時，總會被一種莊嚴神聖的氛圍籠罩著，就像是踏進教堂一般。

考完聯考後，回到補習班，我只探望了兩個地方，一個是我上課的座位，另一個便是經常使我獲得救贖的 mysecretplace。

### · 大漢書局

座落於我們補習班之後的小巷子裡，規模不大，大致上就像北醫對面那間金石堂的格局。我喜歡坐在書架與書架間的通道上看書。對我而言看閒書不是休閒，而是跟吃飯睡覺一樣攸關生存的重要事。

在晚自習前有一段長達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應該是留給學生們吃晚餐的，對我而言吃飯只需十五～二十分鐘，剩下的時間就到大漢書局繼續啃食我的精神糧食。有時較晚下課，或有事耽誤了，即便是走進書店，在書架間穿梭一回，聞聞書香氣，跟一排排的書深情對視一輪，也會有滿滿的喜悅。自覺重考的生活並非枯燥乏味，只要有書相陪，哪來寂寞二字呢？

### · 網球場

嘉義市立體育場旁的網球場是我每週五六日晚上準時拜訪之地。許多重考生念一年下來，毛病處處，人不能只動腦不動身呀！

打網球對我而言，不僅是鍛鍊體力，也磨毅志力，更考驗反應力。拍面的角度、控球的力道、身體與物理學相結合，才能打出網上30cm的漂亮標準球。

打了這麼久的網球，還是打不好，不過就是愛打。練身

體也好，練球感也好，甚至說發洩壓力也無不可，打完球後，拖著像是剛從水裡被打撈上來全身溼淋淋的軀體，只有一個「這怎是一個爽字了得」的慨嘆。

運動，真是個挺詭異的玩意兒，明明在耗損你的熱量和體力，卻同時讓你的神智更加清澈澄明。

## 心靈傳記

◎佚名

過去對我來說是什麼？坐在桌前，我沉思許久……

我想，像躺在夜光的懷抱中，細數星星；

我想，像臥在鮮草的芬芳中，凝視白雲；

回憶，似乎就是那樣子被喚醒；

而成長，似乎也是從那兒展開。

自己的傳記，該如何完成，又該由誰完成，從來不是一個年僅二十歲的少年所需要煩惱的問題。在課業壓力、社團活動、友誼問題、家庭關係之外，時間好像不允許他再去想什麼心靈不心靈的事情。

從來沒如此認真過，在那片屬於自己的歷史森林中，試圖尋找留下一絲絲熟悉氣味的軌跡。在知道要完成這項作業後，我便展開了回母校的行動。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相同的地點X軸、不同的時間Y軸，再加上不同的心靈Z軸，交叉出一個特別的座標，叫做自己。看著曾經待過的

教室，回想自己這一路是如何走來，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竟然存在著如此多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翻開日記，看著由於在類組的選擇掙扎時，所留下的點點滴滴，那正是第一次感到有自己的存在的經驗。

從懵懵懂懂的國中生涯畢業後，截然不同的高中生涯給予了我很大的衝擊。以往無時無刻不在身邊耳提面命的師長們，剎那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許多需要選擇與判斷的機會與事件，從未曾想過的「自己的意願」，就是如此不經意地被引領到生活之中。其中最令人難忘的，莫過於對於類組選擇，與家人所發生的不愉快經驗。偏好文組的我，卻敵不過學家偏向我讀自然組的意願，原本即不受矚目的聲音，更在當下遁形無蹤。猶記得當時每天都覺得自己像是被活埋的有機體，除了例行的呼吸、進食、運動之外，生命已然對我毫無意義。鬱鬱寡歡的行徑，過沒多久，就被周遭的人察覺；也所幸，有了這麼一群人，我的地球今天仍舊能繞行太陽運轉。

其中一位，我的高中導師，在我最掙扎的日子也給了我最多的時間、經驗、與機會，不斷的去追求自己的定住。例如，她介紹我去看一部名為「春風化雨」（Deadpoetsociety）的影片，劇中主角們同樣得在面對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選擇。接受父母長輩的教誨，走向安逸平穩的道路（thebeatroad）；亦或是，昂首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以死亡來表達心中的忿忿不平。在兩代的拉鋸之間，引領、啟發、也鼓動了許多沉默的意見。我不斷的接受來自長輩的教誨，並試著去了解這些箴言的背後動機，同時也透過了無數次與父母、與師長、與朋友的溝通，在層層撥開問題的同時，也越來越接近核心的自己。而那正是第一次在思緒

中體會到自己的存在，竟不是透過任何肉體的、生理的模式（一如感到肚子痛、想吐、受傷等不舒服時，會希望靈魂與身體是可以分離處理的兩個零件。那是首次意識到自己的經驗），而我認為這是一件極為特別的心靈經驗。因為意識就像毒癮般令人著迷，往後的日子中，我已經習慣性的會去注意自己的所言所行，就像是「上天之眼」般的，觀察不同狀況下的不同自己。

自我觀察的過程之中，許多從未想過的問題也會於焉而生，一如最稀鬆平常不過的幫助他人，會在一瞬間因為動機上的空乏（為了幫助而幫助）令人感到侷促不安，幫與不幫在問題中消逝，整個人變的很不對勁。又如，對思想的恐懼感。為什麼腦子中想到的所有，不論文字、符號，全部都不是來自自己？那自己的存在在哪裡？然後嘗試一段時間實驗不再看書或說話，的確在短瞬間有一種無由的滿足油然而生，像是打開啤酒，倒入杯中時產生的泡沫，白皙美麗，卻也倉促、曇花一現。滿足感在社會價值觀中屈服了！所以我懷疑魯賓遜，懷疑中國古代出世的儒家、道家人。

另一個令人值得一述的經驗來自於死亡。家人的逝去、朋友的逝去，從抗拒到接受的歷程：時間的迷失、宗教的介入、無止境的儀式，還有，用不完的情緒，都不吝嗇地與我分享。如同服喪時的黑罩衫，是紅、橙、黃、綠、藍、靛、紫各色情感混成；披麻帶孝布料上的粗糙線頭，來自凌亂無法整理的思緒與困惑。心不再悸動，即便在當下，有前所未有的數不盡情緒湧上心頭，但只容得下不斷膨脹的孤獨；時間亦不復在，那段日子稱不上時間，因為眼前的一切乍看之下似靜止，乍想之下似靜止，卻實際上漂流在一條沒有終點的時間恆河。納須彌於芥子或許即指此。所以死亡對我而言

是特別的，也是無法解釋的。我無法判斷自身的改變，就算知道改變，亦無法體認改變的意義。在死亡中，我又得重新審視存在。看的見的不見得在，看不見的不見得不在。另一方面又須了解無法了解的事情來龍去脈，並與過去，及未來妥協，找到立足點。即便是現在，我仍無法了解這究竟是這麼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知道在心中，那遠端的某個位置，有著什麼正在成長茁壯著。

在一串一串的時間中，有一些事、有一些人，也有一些說不出個所以然的什麼，已然成立，並強行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然後，有一天我們長大了，變高變壯，更妙的是，變的有想法了，而生活就在那一剎那間起了巨大的變化。樹木不再是樹木、朋友不再是朋友、家人不再是家人…在那對游移不定的眼裡，所有的所有都開始漂浮。但，自己卻永遠還在那兒。

好像孤單的跳針  
註定一輩子站在那兒  
默視著漆黑  
可是，祂說：「你是一個人」

## 曾經

◎吳佩玲

### 前言

「打破杯子，這是個象徵性的動作，藉此試著去明白，在我心裡某個遠遠重要於玻璃杯的東西已經打破了，然而，我卻為此感到高興。讓心底的爭戰告終吧，打破這只杯子。」——我坐在琵琶河畔哭泣

如我所料，題目定為「高三生活」的這些回顧，到頭來只是再次印證了我只放了38%的注意力在課堂內的這個事實。（就像名為「曾經」的我高三用的筆記本，課外塗塗寫寫的版面遠遠地超過了課內一樣阿！）

青年時期的掙扎，想必曾在我心中打破過什麼，於是我沒辦法再忽略那些流瀉而出的意念，於是當我想離開粉飾的太平時，我就離開。

所以這次回顧應該定位「高三生活之課堂以外」，這樣比較好。

#### · 圖書館

「看透命運的人必須承受命運的折磨。」——紙牌的祕密

（大家總是喜歡搞複雜，我就偏偏喜歡簡化，例如我喜歡用這句話粗略地概括百年孤寂這一整本書。）一面看著百



年、一面踏入高三，進入一種像是結繭的狀態。淚漬成斑駁蒼翠的古老小窗中，大家埋頭書堆苦讀；我們也不落人後，只是我們唸的是圖書館裡範圍更廣的書（笑），反正又要「技巧高超」，假單要簽誰的名都不是難事（大笑）。從百年孤寂到過於喧囂的孤獨，高中生蹣跚第一去處：圖書館。

### • 走廊

「『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嗎？

那些日子，讓我試著細數給你聽。那時候常常下著雨，地總是濕濕的，反映著雲和天光；也有沒有下雨的日子，風吹過去會帶一點夏天的餘味。有一天我們坐在窗枱，光描出你的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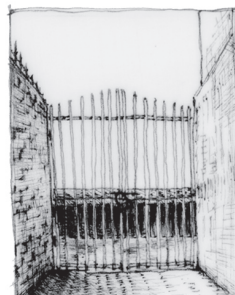


走廊上一排窗枱也是生活中重要的場景，可以吃飯、看書、發呆、美美的等人（笑），或大家聊天。不想參加朝會的早上，就坐在空盪盪的走廊，看日光在白玻璃上剪出羽翼的形狀。封閉的走廊有一種沈靜而水色的氣息，我想穿越而出，同時又總是為它的美所傾倒；在不知情的狀況下，閱讀著海邊的卡夫卡，我和時光就在這裡穿越了彼此。

### • 祕門

「我們不能免除於世界的傷害，於是我們就長期生著靈魂的病。」——蒙馬特遺書

事情就是那麼單純。沒有人會打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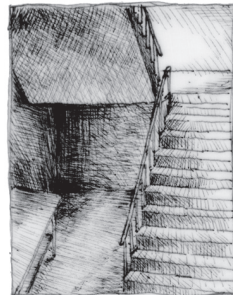


話幫我向教官「請假」，所以我不想待在學校裡的時候，就要找個出口。這扇鐵門位在學校最不起眼的角落，於是我選擇它作為我的「門」。一樣，假單再自己解決。我一次又一次翻過這扇門，翻過去以後的一切我都可以自己負責、自己選擇。可以花一個下午的時間窩在書店或丹堤，讀荒人手記，看刺客學徒，寫寫文章，或有時候，我們也會討論和交換想法一整天。只要翻過去，就可以抵達一個斷的遠方，竊取一點自主的生命回來，免除那麼一點點的損傷。

「十五歲的時候，我以為這個世界上某個角落一定會有那樣的地方。應該可以找到能進入那樣一個別的世界的入口。」——海邊的卡夫卡

#### • 地下室

太常自己簽假單、幫別人簽假單，有時候也覺得很麻煩，於是找到地下室，人跡罕至。和死黨Z和J在那裡討論想法，談論書，從鱷魚手記到變態心理學，然後我們一起唱起無間道主題曲：



……誰了解生存往往比命運還殘酷，只是沒有人願意認輸，我們都在夢中解脫清醒的苦，流浪在燈火闌珊處……

討論的結果是，鱷魚手記就像是預言本，讓我們越讀它越有種近鄉情怯的耽美感。

事後我再回想，那簡直是一種少年式的先知狀態，有著殘存天命所造成的神準。

### · 結語

「昨天的一切就像一場夢……」

果然如我所料，雖然花了很多時間與心思在表現的手法上，例如雪夜般的封面，其實是想說明，高三時的生活於我而言有如大雪之日覆一日。我以為純潔雪白的前方，總是很快發現其致命的美的本質，或可說是耽美……美好而疼痛的青春。但是，到頭來這一切反而更迷離了，表現得如詩一般，總是隱含著某些提示，其實，只有少年的我們清楚所有事情的細節和邊界而已。

高中歲月就像一場自常規的縫隙散曳而出的夢……沒有什麼善與惡的明確分別，也沒有什麼正確順序及立場，那樣疏離卻又隱含著真切的痛處。但是，一切彷彿又要比夢更不真實，更不可思議，更難以著力；也許那是因為，最初我早已出走到夢裡面，一路上夢比一切還要真實。

### · 後記

昨夜，許多人走過我的夢。

我得到幾週以來第一個長而放鬆的睡眠，並做了一場非常長的夢。夢裡角色繁多，在潛意識裡我?密地想念著他們各自在我心中建立起意義的那部份，昨夜這些意義又再上演了一遍。在哲學與人生報告交出去以後，這一切才變得清晰起來阿，我不禁啞然失笑。

非常非常多的人在長夢中輪番上陣，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所有人於我而言的豐富涵意，也突然發現，我的潛意識總是自動地，?密地替每個人在我心中（直覺地）標定了某種意象；那些意象都含有某指涉，關係著他們在屬於我的夢裡的角色。而我，感覺像是，就如此再重新把一些意念整齊地

建構了一次，內心又令人滿意地（笑）更融合厚實了一些。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這一次我要寫的是地

◎廖思涵

隨著時光的流逝，記憶中的種種場所不停地變換，新樣貌替換舊樣貌，有的深深印在腦海裡，有的卻被我毫不留情地從記憶之牆抹去。我從來就不是個會留戀過去的人，直到高三那年，我體會到所謂生命中的無奈時，才漸漸懂得珍惜生命中美好或者說是值得紀念的人、事、物，於是，我開始拚命地寫日記（文字產量瞬間爆發），寫那些曾經相遇而後不得不離開的人、事、物，而這一次，我要寫的是「地」。

### 我的舊家和水電行

我搬過一次家，四歲以前，我住在舊家，前面有一條車子很少的大馬路，再過去是一片稻田（舊地名是十四張，為到目前為止新店地區較少開發的地方），稻田四周盡是清澈的灌溉大渠，炎熱的夏天到來時，媽媽總愛帶著弟弟和我下渠玩水，抓田螺和小魚，玩得不亦樂乎！門前種了兩棵梧桐樹，我常常在媽媽陪弟弟睡午覺時，一個人蹲在門口觀看稀稀落落奔馳而過的車子；有時候大堂哥會來陪我玩，他都會背著我摘大大的、油綠綠的樹葉把玩。夕陽西下時，金黃色的陽光把敞開大門的屋子照得亮晶晶的，我經常看得發起呆

來，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領悟到「美麗」這回事。

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鄰居，便是隔壁開雜糧行的「阿喜」婆婆和「釋迦」婆婆（至於為何叫「釋迦」婆婆呢？我也不清楚耶！）。她倆總愛逗我玩，然後拿出許多各式各樣的糖果給我吃，即使我後來搬家了，也長大了，她們總能在地方上的婚喪喜慶場合裡認出我來（神奇的是兩位婆婆一定都一起出現），和我聊天（「釋迦」婆婆雖然已經九十多歲了，身體仍十分硬朗，吃辦桌時，台灣啤酒一杯一杯灌下去，絕對不輸年輕人）。

那時候家裡是開水電行的，我十分懷念開水電行的日子，因為爸媽總能抽出許多時間陪弟弟和我，雖然水電行很難變成賺大錢的事業，但我深信那是全家人心的距離最靠近的時候（現在並非親情消失了，而是每個人各忙各的，對彼此的關心鮮少表現出來）。我記得爸爸有一台黃色的工作小卡車，有時候接的工程在烏來深山地區，他就順便載全家人出去走走，有一次弟弟和我看了電視上播的電影「稻草人」，就吵著要一個稻草人玩，而爸爸就像魔術師般，工作回來時，用黃色小卡車順便載了一個好大的稻草人回來。

四歲時，爸爸決定改行從事「電腦刺繡」，需要更大的房子挪出部分空間設廠房，於是就搬到隔壁巷子裡的新家，從此以後，爸媽便埋首於忙碌的工作，也越來越少陪伴弟妹和我。從前，我不懂那份失落感，後來，我才明白自己之所以如此早熟，大部分因素便是來自於爸媽根本沒時間理會與傾聽我在生活中碰到的小困難（還有一小部分因素來自於身為左撇子的我，從小被強迫著改過來而累積對父母的疏離感），很久以前，我就學會有勇氣獨自去面對困境。每當我騎車經過舊家（三年前，已經改建成全家便利商店）時，深深的懷念與失落便不自覺地浮現上來。



## 碧潭和小碧潭

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碧潭也許是第一次和情侶約會的地點；也許是偶爾甚至是某個無聊的假日選擇出遊的風景名勝；也許是乍到台北求學時，聞風而至的淺淺一逛，但對我而言，對一個土生土長的新店人而言，埋藏著數不清的回憶於其中。

在捷運新店線和北二高仍未通車時，碧潭雖不具人工美（我始終厭惡那種在昏暗小路上裝設的黃燈泡，太做作了），但樸素的攤販及遊客佇立於山光水色中，絲毫不具突兀感。猶記賣香腸的老伯、搖搖晃晃的吊橋、對岸喧鬧的彈珠台、手中的小鼓咚咚作響、碧綠的潭水倒映著岩石上偌大的「碧潭」兩赤字，一切歷歷在目。轉眼間，捷運終點站開始運作了，北二高也通車了，沿岸店家的棚子一座座搭了起來，人潮越來越洶湧，平靜如鏡面的潭水不再，只遺破碎的「碧潭」赤字倒影獨自空嘆，還有一個我，見證這二十年來的種種轉變。

隨著新店溪繼續往下游走，在接近中央新村的堤岸附近，有一座小型的河濱公園，我們都叫它「小碧潭」。公園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架設於堆滿鵝卵石的河岸旁的一座漆成天空藍的盪鞦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的盪鞦韆，是爸爸帶我去的，爸爸總很有耐心地教我坐好，抓緊纜繩，再慢慢地推高，高高低低間，覺得自己似乎翳入風中、陽光中，深沈平緩的流水聲搭配父女倆的歡呼聲，不絕於耳，時間像消失了一般。最後一次見到這座鞦韆，是在國一時，北二高通車前夕，爸爸帶著弟妹和我到新店交流道上飆腳踏車，返家前，我靜靜地站在護欄旁，望著金黃夕陽下的鞦韆，那是最後一次看它，有一股哀愁的預感流竄全身，從此以後，它



只活在我的心目中了，真的嗎？真的。

## 桑林道

（這篇文章是我高一時寫的，曾刊登於國語日報）

每次騎腳踏車去教會玩耍時，我總會經過那裡－新店高中旁的一條人行道上，種著長鬍鬚的榕樹，偶爾錯落著幾棵粗壯的桑樹，有時更有觸目驚心的樹根，但是樹幹已經被砍倒了。有時結束後，正好是落日時分，金黃色的陽光，經過密密麻麻的葉子而一點一滴地篩落在我的臉上、身上以及我的腳踏車上，然後，我會不自禁地陷入無法自拔的回憶中，在人車忙碌的步調中，在孩童快樂的嬉鬧聲中，在風中、在陽光中，緩緩陷溺……

我常想，對於新店高中的學生而言，這裡只是每天行事曆中必經的一個地方，就如同補習班一樣，而家是每天的起點和終點；但對懷舊的我而言，在我的心中，藏著許多與這塊土地的共同祕密和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不了它的面貌，一條小道的兩旁，種滿了燈籠花和桑樹，我永遠忘不了，即使一切都不斷地變遷，時間在轉移，道路的表面在轉換，如同一幕幕不停地收起、降落，但埋藏在腦溝中的片片回憶是抹也抹不掉的，那裡浮著一種氣味－暖烘烘的陽光味混著一種很香很香的桑葉味，即使已經七、八年了，我依然能夠靠大腦去模擬那股味道，讓自己的鼻子過過癮！

講了那麼久，仍然沒有寫出它的樣子，畢竟氣味是我回憶的重要線索嘛！它是一條柏油鋪成的小道，夾在兩大片叢林的中間，但是前半段是夾在兩個鐵工廠之間，再更前面是伯父的公司，巷口是一家藥局，藥局老闆的兒子是我的小學同學，而另一端呢？在靠近尾端的地方有一個園藝店，我彷彿看到掛著密密麻麻黑色盆栽的小空間裡，一個老頭子埋頭

欣賞自己親手栽種的每一株草、每一朵花，好像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自己付出汗水，自己獲得無窮的樂趣！在最尾端是一家山東餃子館老字號，在我的印象中，它所標榜的是和藹的老闆娘、香噴噴的牛肉水餃、熱呼呼的玉米濃湯和美味的小菜，這些熟悉的人與店家幾乎都沒變，至少還存在我的現實生活中；唯一變的是中間那一段屬於大自然的部分。

早晨，它是我必經的小徑，葉子上沾滿晶瑩圓潤的露珠，在陽光的照耀下，散發著七彩的光芒，那時真想一口引飲盡，任它的清涼在喉間滑動，然後全身舒暢。中午放學後，我會悠閒地邊走邊抓綠色的毛毛蟲，蹲在隆隆作響的鐵工廠旁忘情地觀察，直到肚子抗議似地拼命地叫，我才不得已地回家。夏天，開滿了火紅耀眼的燈籠花，我則是一個不安分的欣賞者，像小熊維尼般，熟練地摘下花瓣，抓著花粉管猛吸，享受甜美的花蜜，然後盡情地唱著剛學會的小蜜蜂。還有豬圈，那是我為了躲雨誤闖的另一個世界，又肥又大又可愛的大豬、小豬，嗯！那可是我與豬的第一次親密觸呢！

但，終究還是隨著時光，一切都消失了，最無情的殺手是時間吧！看著新店高中的同學興高采烈地打著籃球，對他們而言，這只不過是普通的籃球場，但對我而言，它藏著許多我的童年回憶和祕密，以及曾經橫跨其上的「桑林道」。

### 藍色金字塔

從小，我就愛游泳，不論到哪裡讀書，游泳池必然是我最先熟悉的場所。去過許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游泳池，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北一女中的游泳池，因為在游泳池的正上方有一座用藍色透明玻璃與不鏽鋼支架建構而成的金字塔。

國三時，到北一女中參加數理資優保送甄試而看到了這

座金字塔，馬上被它的神秘感所吸引。中午休息時，我不像其他考生忙著準備下午的實驗操作，而只是斜趴在桌子上觀看晶亮的金屬光澤與深沉的藍交相輝映所散發的奇異感，徹底的放鬆使緊張的感覺都消失了。考完回家後，弟弟告訴我：「金字塔底下是溫水游泳池耶！」從那一刻起，我便很期待能有機會看到金字塔下的美麗風景。

很幸運地，我通過甄試順利考上北一女中，愛游泳的我自然而然地進了游泳校隊，跟一般的標準游泳池一樣—看台、跳台、二十五公尺六水道、亮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水銀燈，淡淡不刺鼻的消毒水味混著溫暖潮濕的空氣包覆整個空間。幾乎每天早上，我比其他同學早到學校，更衣後，站在跳台上，彎腰、深呼吸、蹬躍、入水，瞬間瞳孔裡盡是光與影無言的舞動，徹底的藍與低沉的水聲完完整整地包圍著我，讓我暫且遠離現實生活中的紛紛擾擾；透過規律性的划動，全身肌肉都伸展開了。此時此刻的我，所有的感官比平常敏銳得多，且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真正的我。從蛙式、捷式到蝶式，而最後游的是仰式，這時，我總愛眯著眼睛透過金字塔的藍色玻璃觀看陽光的風情萬種—那一束束看似單調的光線，把整個泳池照映得金光閃閃；也因為水的折射，我常常看到水面上浮動的七彩光芒，置身其中，時間彷彿是不存在的。

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座美麗的秘密花園—藍色金字塔底下的游泳池。雖然已經畢業了，也少有機會再重回現場，但我仍常常想念著那屬於我自己的美麗時光。

### 台大壘球場

去年我就讀於台大機械系，不同於一般大學生，一進大學便埋首於多采多姿的各種活動，從新生盃、迎新宿營到社

團活動，每個人都忙，盲、茫，生活簡直一團亂！熱愛運動的我，獨自摸索著建立起規律的生活，從游泳、慢跑到重量訓練，有計畫地鍛鍊及突破自我，使我有信心與勇氣去面對仍未擺脫的挫折。也許是表現得太蠻力了，居然被擔任女壘隊教練的體育老師相中，誤打誤撞成為球隊的一份子。

台大，在這個超大型學校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遠得令人難以想像，剛開始，我就一直爲了找不到出口和定位而深感苦惱，然而，這些關於自我認同的問題，在加入球隊後，迎刃而解。不論是艷陽高照或陰雨綿綿，每個禮拜六下午的壘球場上，總有一群熱愛棒壘運動的大、小朋友們揮汗練球（球隊已有三十多年歷史了，很多學姊即使畢業了，也常常回來，打play時，年紀最大的和最小的可能相差十多歲喔！），而練習結束後的飯聚，除了檢討練習流程或商討球隊重大活動外，來自於各個不同院系的隊友們往往互相關心彼此的課業或生活等，在這裡每個人都徹底地感受到像家一般的溫馨及情感。

原本，遭受挫折（並非單單是課業上的）及面臨即將與父母決裂的窘狀，我已經失去所有「該如何走下去」的堅決與勇氣，在隊友們的鼓勵與安慰下，我重拾信心與樂觀態度並重新檢視自我，使自己的態度更加成熟。二零零三年八月，重新參加指考的我上了北醫醫科，八月底的某天早上，我特地騎著那台噴成全綠的腳踏車在台大校園裡閒逛，從大一女舍、小小福、總圖、活大、機械舊館、小福、醉月湖、小巨蛋到舊體，而最後停在鋪著紅土的壘球場護網旁，稀稀落落的學生正在練習四角傳球，數球聲響徹雲霄，一陣風沙吹過，眯著眼的我居然流下淚來，是充滿不捨的……趕在十一點半前，衝到行政大樓辦妥退學手續，猶記那雙捧著肄業證書汗水淋漓的雙手。

即使到現在，每當生活中偶遇低潮時，我總會在某個禮拜六下午不自覺地跑回去打球，享受那種全身熱呼呼的感覺，在練球的空檔聊聊天，知道彼此的近況，獲得一些慰藉，就跟從前一樣。我由衷地感謝教練、隊友及學姊們對我的包容與關愛，我會永遠記得那些曾經一起打拚流汗的日子，爲了大專盃，爲了與美國學校的友誼賽，爲了辦好每一場校內外比賽，爲了彼此熱愛壘球的心，爲了無數個說不清的理由。

P.S.我的隊友有小蛋、老劉、承咪（機械）、老王（經濟）、Lee（藥學）、一針、珮琪（法律）、康、鵝（森林）、老頭（資管）、Tina（醫技）、瘦瘦（政治）、葉子（醫技）、小P（化研所）。常回來的學姊有今珠、小江、ET、美如、洞洞、老大、小鬼、千小蕨等。

### 結語

生命繼續在發生，我繼續用那些曾經相遇而又不得不分離的人、事、物記憶自己，還有「地」，新樣貌替換舊樣貌，那種變換的速度快得令我難以承受，但我不得不接受，難道這樣也算是所謂生命中的無奈嗎？唉！算了算了，別想那麼多，要學學全壘打王瘦瘦學姊的「及時行樂」哲學—別想太多，看到好球就全力揮棒；別想太多，看到美食就吃；別想太多，看到好事就做。別想太多啦！

讀過龍應台寫的「發現台灣發現我」，其中有提到台灣作家有很多人常常寫懷舊文章，有懷念人的、事的、物的、地的，她思索了許久，直到她離開台灣而搬到德國住了以後，才漸漸明白爲什麼，因爲在快速建設的同時，那些曾是許多人美好回憶的地方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而不像德國，無論是人民或政府皆從保護自己文化爲出發點，盡量不



去破壞原有的建築、景觀。所以當有一個人在外面闖蕩累了，他或她知道自己找得到一個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休息並獲得能量再出發；但在台灣，這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人們就把那些美好的回憶放在心底並深深懷念著……

## 從台北到台南

◎陳韋翰

以記憶為經，時空為，心靈為延展，形跡為印記，在這分獨屬於我的歷史地圖上，我能找到什麼？獲得什麼？踏尋留在心中的過往腳印，化記憶為牽引之線，領我回頭尋搜著藏著的夢。

出身於台北，我的童年在汐止甜蜜，當時汐止還沒有如此嚴重的水患，大樓也不像現今密如叢林。媽媽與我常在長長的斜坡上，手牽著手漫步於夕陽暖和的餘暉中；我們的目的地通常是公園中的長椅，從那兒望下去，可以看到火車在鐵軌上呼嘯。而每當有火車經過時，據媽媽說，我總會興高采烈地跳上跳下，大喊：「橘嘟嘟」（莒光號）或「藍嘟嘟」（普通車）。

台大的椰林大道也曾是我駐足仰望或奔跑騎車之地，媽媽有空時，會帶我去找當時在那裡工作的爸爸；猶記得那時總圖尚未興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繁盛美艷的圓形花園。我喜歡騎著三輪車（目前這輛三輪車仍完善的收藏在阿嬤家的



閣樓中，上禮拜回去時，我還特地跑上樓去看呢！），沿花圃外的馬路「飆車」，從不同的角度挖掘獨屬稚童的驚喜—蝶、蜂、雀、花都能令我瞪大眼睛，然後轉頭望向如臨大敵的父母，連連審問：「爲什麼……？爲什麼……？」有時問題屬正常範疇；有時則刁鑽古怪，因此，我不可能全然獲得我要的答案。雖然如此，不論對當時的我或現在的我而言，眼前父母在想不出一個好解釋時，相視而笑的表情在某個層面上已經足夠了，這樣的表情化做記憶中的沃土，使我的心靈如花圃般的饒沃燦然。

有時爸爸有空，那麼他就開車載我去媽媽上班的地方「玩」。沒有孩童不喜歡熱鬧，因此我總覺得那地方太過安靜，但爸爸似乎很清楚這裡安靜的理由，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這是人家做研究的地方，所以要安靜！」邊說還邊指著牆上的五個大字來增加說服力——中央研究院。但對我而言，那沒有意義，我仍與媽媽同事的小孩在一棟又一棟的灰色大樓中嬉鬧大笑，對一群孩子而言，這裡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遊樂園」。

五歲多我們搬到台南，綿延的丘陵散成一遍青翠平原，艷陽清風迥異於陰雨烏雲，地圖的彼頁在國境之南幽幽。台北像明?一般在鎂光燈下，時時折射出光輝奪目的耀眼光芒；而台南則如遠年琥珀一般，晶瑩可又不全然透明，一定是沉色、積陰即是這座城市的品性所在。

在此我完成了小學到高中的學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所讀的中學—長榮中學。這是一所頗有傳統的教會學校，因此每個早上有一天我們必須去參加晨禱，主持晨禱的牧師通常都會用台語傳道，六年下來，我竟因此而能聽得懂大部分的閩南語日常對話；而在高一時參加的合唱團，也因為大

多選台語版聖歌，使我的閩南語達到能「開口說」的境界。雖然我目前仍對宗教無甚興趣，但能有機會了解、接觸，的確對我的生命智慧有所啓發；而語言能力的增強使我能更輕鬆自然的與爺爺奶奶交談，這對我來說，其實比聖經中的教律或戒語更加有意義。

以往住台北時，很少聽到有人說台語，然而在台南，我個人覺得台語有時比所謂的「國語」更通俗、更實用……國文老師用台語教「三山半落青天外」、唸「道可道、非常道」；數學老師用台語解釋著函數變化；化學老師則半國語半台語的講著各式各樣的分子原子；牧師也用台語流利地敘述生命經驗；有時西餐廳裡還會有人用台語叫「藍帶豬排一份！」。地理上的地圖位置不同，連文化上的地標都迥異於彼此，我有幸兩種層面都親身體驗，國語與台語、北京和河洛、本省和外省，深植於腦海內。我的十八歲在準備指考的緊張日子中悄然路過，我的高中則在溽暑盛夏，由滿街的噪蟬欣然歡送；隻身重回台北，是故鄉卻又不是故鄉，有些熟悉卻又不太熟悉，交錯縱橫的馬路小徑如我的思緒一般混亂；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像我的心情高低起伏。這是我的出生地，卻沒有出生地應給我的溫暖，舍我童年的一部分，卻早已面目全非。我覺得自己在斷裂的歷史片段中尋尋覓覓，盼望自己能嗅到過往的馨香。可惜，人們太忙、公車太多，我所能找到的只有繁華與現代，以及有些骯髒空氣。但這不代表我丟失了童年，許多爸媽以前的同事好友，輪流請我吃飯，向我講述我的小時「軼事」，有些事情我已遺忘，但有更多事情被我從記憶深處一把撈起，頓時如陳屑泛起，勾起更多更多許久不曾仔細回想的童年回憶。看看眼前這些阿姨們如數家珍地說著我曾做過的好笑事兒，我發覺我在他們眼裡將永遠是那個老喜歡四處跑跳的小男孩。

開學至今已兩個多月，平均每個月回家一次，而每次回家總是歡天喜地；通常在家的一、兩天不外乎是與祖父母一起吃個中飯，在和昔日同窗共度下午，剩下的則盡量陪父母跟妹妹。

祖父母關心我的身體勝過桌上的一切菜色，總是頻頻詢問在外地吃些什麼、並殷勤地幫我夾上兩人份的菜量。對於兩位老人家的好意總是難以推託，在一次次煞有其事的道歉背後，我總是趁他們不注意時將不可能吃完的菜撥給爸爸；其實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彼此間的談話，他們有些激動的說著爸爸上大學時如何、如何，自己上大學時又如何、如何，從爺爺奶奶身上，我看到了前代的歷史地圖與生命的傳承遞嬗。

往日天天碰面的同學在久別後的招呼都特別親切，在成大校園附近有家星巴克，是我們多年來讀書、閒聊、討論的去處，接近考試時我們聚在一起討論物理化學；考完試後則有一搭沒一搭的慵懶談天。我們喜歡坐在面對樓梯的座位，看人們端著各式各樣的咖啡緩步走上來，從穿著、氣質、交談這些外在線索，塗抹、編織這些人的「歷史地圖」；這些以卡布奇諾或拿鐵與我耗磨一下午的同學，都是相當熟稔的好友，結識皆已三、五年以上，我們彼此知道對方的性格，了解共同的嗜趣，清楚能開什麼玩笑，因此很少有衝突或不愉悅，朋友的存在讓我的青少年階段繽紛充實，妙趣橫生。

我的父親沒有傳統式的家庭中一般「嚴父」所應有的威嚴，在我眼中，他幽默、有時易怒，不知為何總跟妹妹有說不完的話（也不知為何，我跟媽媽總愛聊天）。歷史地圖的輪廓由他為我描成，一切雛形由他塑捏，令我開心的是他不干涉我如何改造自己，我清楚知道他對我的信任，所以也甚少令他對我失望，父子間的情感表達就這樣似有若無地溫馨彼此。

與父親相較，母親與我擁有更多的共同點，愛吃的東西、愛聽的音樂、愛看的書籍……這使得我們之間反倒有些不像母子，而是可以一同坐在咖啡廳喝下午茶的朋友。平常放學回家，我就很習慣的詳敘今天在學校的種種，有時隔天沒考試，更是一張嘴停不下來的跟在媽媽後說東說西；有時被我擾煩了，她便催促我去讀書，爸爸常笑說人家家裡是青少年與父母關係冷淡，我們家則是媽媽煩請兒子閉嘴！

媽媽為我在歷史地圖上細心著色，其中有很大一塊區域特別不同，那區域是妹妹的專屬。與妹妹的關係在九年前展開，當時已習慣一切獨有的我頗憂心妹妹將從我這邊「搶走東西」，然而在同一屋簷下住了這麼久，我發現我並未被搶走任何事物，反倒是獲得了某些獨子一輩子無法獲得的「東西」。至今我仍無法精確地描述我從與妹妹的互動相處中得到什麼，但我喜歡逗她，喜歡看她生氣或大笑的樣子；喜歡偷讀她的書，欣賞被她拙稚筆跡塗抹、加上插圖的書頁，我知道我願意與她分享我的一切（但偶爾還是會為橡皮擦的歸屬問題吵架）。因為從她身上，我看到我的過去，這個流著與我相同的血的女孩，如浮冰下沛然潛移的伏流，在不知不覺中，填補、成就了 my 歷史地圖。

後記：此次重回北地，像是翻閱我過往的歲月，加上正好有這篇報告，便從頭整理；一路寫來細細品味、淡淡梳理，有些想寫卻寫不完全，有些想保留卻不具代表性，這些東西我便零散地寫到稿紙上，匯整後一寄回家，請媽媽代為留存。我相信發生過的事必會在心中留下或淺或深的印記，只是有時後忙於去體驗、經歷而疏於整理舊有的回憶，能藉由此次作業，對自己做一番「總整理」，除了感到高興外，也發現自己原來曾參與這麼多事、有這麼人陪伴，能這樣活著真是幸福！

## 我的閱讀地圖

◎陳建志

在文字堆砌的世界中，如果再加上一點卡布奇諾的香味，那真是人間中的一大享受。在充滿人文氣息的嘉義市中，雖然在藝文活動方面並不能效法台北市所舉辦的國際音樂會，但是在書籍的流通卻能跟得上現代文學的潮流。過去在高中時代，總喜歡一邊騎著腳踏車，一邊跑遍全嘉義市幾間比較大的書局，一方面是為了消除在課業上的壓力；而另一方面是想讓自己純粹因為想看書而看書。所以在這次的選題當中，我選擇將過去我走的路線以文字的方式來做成記憶地圖。雖然在題材方面可能過於單調，但卻真真實實的記錄了我高中的休閒生活。

沿著民生北路走，到了與中山路的交叉口往左轉，一直走到底接近嘉義火車站的地方，便是金石堂文化廣場的位置。金石堂文化廣場雖然位於嘉義市最繁華



的路旁，但是一進去卻是另一種閱讀空間。它常是我閱讀的第一站，因為這裡柔和的燈光能讓我的心沉澱下來，而裡面餐廳所提供的簡餐也讓我保持在最佳狀態下沉浸於自己的閱讀空間。

由於所在的空間位置設計的樸實簡單，所以空間死角大大的減少，相對地增加讀者利用的空間。書架的擺置是在走道的中間，而多人和單人的閱讀椅則是擺設在靠近牆壁的地



方；在採光部分，因為周圍建築物的關係擋掉了大部分的陽光，所以在室內採用人工光源。在金石堂文化廣場二樓上有咖啡廳，在咖啡椅上閱讀著屬於自己的書，品嚐對味的糕點，將閱讀化作一口口精緻的食物，含在嘴裡靜靜的等待那回味無窮的香味。

我常在這裡寫作，因為只有這裡能提供我足夠的靈感以及空間。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所擁有的僅僅是視覺，一種最原始、最膚淺、最直接，但卻最受人依賴的感覺。光線刺激了視覺細胞，直接反映出我所感受到的畫面，而世界赤裸裸的呈現在我的面前。很遺憾的，我無法用聽覺來描寫聽覺，也無法用觸覺來描寫觸覺。所有的文字在我腦海中是一幅畫面，沒有聲音，但我卻看到了聲音，擺脫音符的束縛而記錄在電腦裡。

第二站是位於金石文化廣場對面的墊腳石書局。透明的玻璃讓過往的行人都能看到裡面的擺設，而原木的地板以及書架更是吸引顧客上門的法寶。那裡沒有閱讀的桌椅可以供人休息，所以大部分的人幾乎都是用站著的，而我會挑空位直接坐在地上。柔和的燈光適合讀有關人文的書籍，我常在那裡蒐集有關電影欣賞的資料；從法國印象派的主觀鏡頭和快速剪接，一直到蘇聯蒙太奇電影藉由衝突達到傳達意義或概念的創作企圖。電影常被歸類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或是既有的藝術領域，對我來說電影就和文章一樣，都位處於一種藝術形式的地位。我在靜態和動態的視覺刺激中度過整個下午。

傍晚，搭著城市接駁公車到嘉義公園附近，尋找敦煌書局。敦煌書局正好





在公園的側門對面，挑高的大門讓讀者有種渺小的感覺，但也缺少了空間的壓迫感。這是增加室內的美感，讓讀者有寬闊的空間感、少了壓迫感，讀者可以恣肆地享受讀書的樂趣。但是如此的設計對二樓的讀者有點不公平，挑高的設計讓一樓所有的聲音集中到二樓來，就像傳聲筒原理一樣，讓二樓的使用者受到噪音的干擾。而噪音的干擾不只挑高設計，樓梯的位置以及其所使用的材質也造成了讀者諸多不便。樓梯的位置位於平面樓層的中間，如此設計應該是為了方便上下樓，去除找不到樓梯的困擾；但是樓梯是採用中空設計，而材質是用類似壓克力的仿木材質，所以在鞋子和樓梯接觸的瞬間會有極大的聲音出現，這種現象在穿高跟鞋的女生身上最容易出現，我想這是最大的失誤。敦煌書局是少數以外文書為主題的書局，裡面的供應量在嘉義市來說可以說是屬一屬二的。擺脫了課業上的束縛，到這裡來充實一下自己的知識並增加英語的程度，我想這是一舉兩得的方法。

附近的三皇三家是填飽肚子的好去處，也大概是閱讀地圖的最後一站。畢竟，花了將近整天的時間在書中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所以到了三皇三家，除了想用那裏的晚餐外，可以拿起時尚雜誌舒解一下一天的疲勞，選擇和世界接軌，並了解自己是否在流行的尖端，當然可以在這家店裡面辦到。三皇三家店內，設計師特將天花板整個挑高、並把座位安排較寬敞，充分呈現出其空間感，使消費者用餐時盡興用餐而無壓迫之感。整棟建築物以透明、光亮、落地窗玻璃為主軸，讓消費者在享受餐飲之餘，更可以一飽窗外美景。



## 書香足印痕深刻

◎初一

### 織夢幻天馬行空

翻頁的觸感，深烙在指紋的隙縫中；字句奔騰在腦海，組織排列；同時刻，遨遊於彩色的、炫惑亮眼的圖畫書。一點一點的色彩集結，連同夢，依依化作彩蝶，紛飛在當時純真的思緒。

長方的地磚，鋪排著延綿的喜悅；文化中心幾個字體，偶爾會不預期跳入眼簾，即使我從沒細細分辨。覺得仿若是一個契合的世界，深深吸引著我。童年的等號似乎可以在此標記。

如果說要把童年記憶分作百分比，這裡大約是八十百分比的重量濃度，很清楚、很明白地佔住它的角度，以張狂的姿態現行。

溫馨的和暖色調，淡淡柔柔地添增一種熟悉感，白色的日光燈卻不會顯的冷清。似筆筒的座椅有個可愛的屋頂，一窩在裡面就可以待上很久，像是自成一格的小天地。六邊形的小桌子，形成特殊角度，把人與人連成一個完整的心情；和諧的顏色搭配，詮釋著與書遨遊的愉快恣肆。就好比連連看當中，連出的一個圖形，意外地令人喜悅。距離在對角線的切割下，顯得相近的合宜。

書中的人會飛、兔子會說話、蒲公英會笑，我們的世界好奇妙、好美麗。單純，如同這個世界給我們的第一感受。我們可以不用想太多、我們可以很天真，用最原始去感受。

我們的自由想像無邊無際，我們的快樂故鄉溫馨可愛。

夢從此開始，延續，連綿。當我還是個孩子，我確信這裏藏著我的夢想，還有希望。我可以像飛鳥一樣展翅高飛；我可以乘著雲朵四處暢遊；我可以走過彩虹橋實現我的夢。

奇幻世界的可愛帶點神祕、偵探小說的刺激緊張、武俠的意氣風發俠骨柔腸。如果世界止於這樣，也不錯。我們無國度的自在馳騁，這片文字的原野遼闊得難以想像。

書櫃的層層疊疊，堆著刊物，整齊的向外，朝著光新陳代謝；格子狀的天花板，框住我們的童年，標齊對正，每一格裝著的美麗無可取代。

## 好友相伴品書香

那時，找到了個和我一樣，喜歡這個世界的同好，我們一起在這個空間，加溫情誼。我們會一起待在圖書室，挑了自己喜歡的書，挨著坐下或跪坐，直到看完，不然停不下來。我們的執著相似度高到不行，非得完成不然不罷休。腰酸、背痛、腳麻的，夾雜著讀完的成就感，我們懷著一種滿足的充盈心情，吱吱喳喳地討論著心得。

看著挑選的書，我們比較著、聊著、說著想法，遇到有同感的，我們興奮地激動傾吐、說的意猶未盡；不一樣的也能相互提出，分享見解心情。

故事書看累了，還有一片新天地。館外後方是展開的小片綠地，沒有一望無際，卻有另一番愜意。有石椅子長長的定著，改不了位置、沒有位移；可愛的白色石裝飾，也是孩子們的寶座。我們攜手買了個便當就恣意地咀嚼大啖了起來，開闊的天、雲絮輕柔綴飾，心事的分享，在這裡繚繞著親暱的圖形。

我們笑著那個孩子氣的故事；我們談著那段操場上的風

雲；我們訴著自己心底的秘密；我們唱著喜歡的童謠；我們……我們說著未來的渴望；我們從彼此的溫度感受關心，這個應該就是我追求已久的快樂天堂。

很快樂，這個空氣中存在著是這樣的記憶。

踏著，重複，踏著。我們騎著單車。

一樣的目的，我們的交集，另開了片天空，在這個六畝左右的空間。

### 考試心慌慌，平靜安定所

我們同時面臨的大考，一步一步逼近。依舊，還是把這裡當做第二個歸所；自修室，當成了第二個家。我們排進度，照著計劃表，縝密地踏著固定頻率，在此安定下焦躁的心。努力於我們的方向，堅持我們的夢想。

一整排的窗，光坦蕩蕩的落入，帶來溫暖希望。我們對著離陽光六米的距離，和文字、句子、重點整理、模擬題目奮鬥著。

心情疲累得不能承受時，總想著有個人在身旁，和我在一起；同個空間，努力不懈怠。安定，來自四方的一種密集的翻頁聲、寫字聲，和晃動的規律。

讀倦的時候，到樓下梅苑轉個幾回，我們靜靜地凝視，那一幅一幅，是吸引、是眩惑，我辨不明的分野和界線，感動於色彩的組合，那是編不出來的最真感情，我想是吧！那畫面，線條流竄的觀感、色塊的緊密相依、點的疏離散佈，牽動著心的振動軌跡；那書法，風雨之姿，有的氣勢磅礴、有的細水長流，紛紛震著我們，一再刻蝕心版。

樓上有框形的向下望的憑欄處，我們坐著，靜默或者漫聊，舒展著胸中鬱悶、考試的煩惱。那些沉重，隨著笑語蒸發無蹤。

我們相信，我們的努力，會有一天帶給我們滿意的結果。

我們的友情可以直到永遠，我們許諾著，在這個擁有最多相處時光的角落。有架上的書、壁上的畫見證。即使我不知道盡頭在何方；即使我不知道永遠該怎麼丈量；即使我不知道未來會變的怎麼樣，即使是這樣，我們一樣緊握著不變隻字片語，勇敢地許下了一生的情誼。

### 回首已非昔

只是我沒料到這裡會只剩下我一個品著舊夢、啜著微冷的茶水，喚不回當時的溫度。

老舊的鐵櫃書架，可以從細縫中看到對面的人；小六角桌被充分利用拿來討論美勞作品所在。可遠觀的咖啡廳，可細看的字畫、照片……有些早已搬入回憶，有些依舊走著他的頻率，如同大廳牆面上的圓鐘。

我抬眼望著分道揚鑣的記號，還是那麼刺目的陽光直射，那彷彿就在昨天，我親手把信交出去的剎那。映著我不捨的眼神，玻璃反射出我不敢承認的感傷，模糊的油彩畫，我已經無法辨認那樣抽象。

我還是依舊騎著單車，還是坐在離六米距離陽光遠的那桌，努力於我的目標、追著我的夢想。讀累的時刻，我還是會晃到梅苑，瀏覽著牆上的作品；只是有時會不自覺的回頭，我以為我會看到你的笑容；我以為我會望見你的認同眼神；我以為我會脫口問你——對吧？我以為你會欣然點頭。

憑欄的孤獨第一次明顯的忽略不了，可卻是唯一可找到一點點熟悉的氣息之處。那是這裡沒變的地方，還是一樣，但木質地的椅子的溫度，比我認為的低了幾度。

當大規模的整修，我想記憶可能將埋葬在這油漆味濃重、讓味覺喪失的空氣中。書櫃整修了、裝潢改了，字畫也



過好幾輪的生命週期。

電梯上上下下，把人來人往運的疏離淡然，木然的表情，似乎和我之間相隔一大段距離。這次我只是比錯過還近一點點地邁開步伐，用沒有表情的表情，心的頻率靜止成零。當感覺漂移，重複爬著樓梯，我的思緒減為空白，一大片都是乾乾淨淨，只剩光斜偏的點點的印痕，把概念剝離。

模擬卷和厚重的參考書可以暫時掏空思緒，堆著聯考要用的課本內容，把記憶塞的、擠的容納不了什麼多餘。只是當自修室壁上的風扇突然唱出咿呀舊調，我就會不自覺瑟縮一下，然後假借著眼睛的疲勞，趴下緩解莫名酸澀。悶濕空氣，蒸的呼吸不順。

便當和陽光交互作用時，我想笑語大概都關進椅旁的樹年輪中，一圈一圈地給抓緊了該有的力度了吧！所以讓我幾乎感受不出，少了什麼。他知道什麼嗎？我想應該不，因為那是新植的吧！有的只是剛剛跑過去孩子的喧嘩、和那母親的告誡。

一陣襲捲，抬手撥著亂了的髮絲，一遍一遍，撥亂了心中的思緒、沉澱的過往。還是一樣風很大、還是一樣空氣很悶，還是一樣，讓人差點忘記已經長大。但我知道，不可能。

嶄新的裝潢、變了的外觀，提醒著我，汰舊換新。世界的腳步讓人來不及回頭，只是偶爾觸及，會像散開的漣漪，破壞了美麗的倒影；才知道深沉的東西是那麼真實的存在。不過平靜下來，就彷彿什麼都是空白，眼前只剩現在。就像是那株重新植過的樹，很明顯地表態。

我避開稀疏的人工植樹，在演藝廳旁的突出窗格上落座，遙望南方。我想那邊的天空是什麼樣、那裡有沒有像這樣的地方，我想一定有，但是肯定少了些什麼。



我知道，這些還是可以花時間再重新堆出一個綺麗，但我也知道再怎麼學也只會有雛形、也只會有表面的相仿，一定會遺漏掉什麼。

就如同暈黃的燈光，灑著的溫度就是不一樣。

我又翻了一頁，生命已經翻了幾頁呢？

我沒細數，只望見那圓鐘的時針分針，角度又回到我上次凝望的時刻。

## 香味的記憶《MY MEMORY AROMA》

◎甦駢芽

### 童年嬰兒爽身粉

夏天剛開始時的某個下午  
風輕輕吹  
巨大的棉花糖飄在窗外  
小臉紅通通的baby在媽咪的懷裡  
輕輕搖晃慢慢睡著  
媽咪的手臂軟軟的肉硬硬的骨  
溫溫暖暖而有力  
一種氣味瀰漫  
在記憶裡存檔  
(溫柔令人安心的力量. aroma)

**童年嬌生溫和洗髮精**

泡泡

細細密密的泡泡  
細細密密的泡泡沾到了眼睛  
雅雅乖不痛不痛喔  
真的不痛嬰兒專用溫和洗髮精  
安慰輕聲  
似乎越洗越黃的自然染髮色  
甜甜的洗髮精味兒

陽光燦爛長辮子甩阿甩

在記憶裡存檔

(頭髮香香跳著舞. aroma)

**16歲熊寶貝衣物香氛袋**

清晨用力抱緊你呼吸埋在你頸邊  
有一點無措一點甜蜜  
Polo衫熊寶貝衣物香氛袋  
橘色棉線=清新晨露香=

黃昏酸酸澀澀的失去甜味  
在道路上我們分別  
我再不願見你卻開始尋找藍色熊寶貝

香氛袋柔軟精噴霧劑  
我又眷戀又試圖忘記曾經的你的氣味

在記憶裡存檔

( thefirstlove. aroma )

### 18.5歲海馬香水沐浴乳

這真是我最無可奈何的沐浴乳味道  
香到一個令我厭惡的境界

是過分攝我心魂的香  
是過分令我情不自禁的香  
是過分的溫柔  
是過分的洞悉我心  
是過分的自信  
是過分的把握

.....

怎知香味也是一種習慣居然成自然  
只好  
在記憶裡未完待續  
(預付卡.aroma)

### 說一說為什麼記錄這個主題

仔細想想  
記憶真是很不可靠又牽強附會的鬼東西  
經過時間篩啊篩  
留下來被美化過的叫做回憶  
奇妙的是  
往往會有一個不經意的小東西  
會是開啓這些檔案的密碼  
而對我來說

“氣味（嗅覺）”

往往是最不用費心就能開鎖的密碼  
因此我選了四件  
在我過去18年中  
雖然不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卻是很DEEP的記憶  
（其實最後一個還無法歸檔到回憶仍然未完成）  
以及他們各自的密碼  
不算很深入的剖析只是小小的紀錄  
在我的即將結束的18歲

— THEEND —

記於乙酉戊子月庚申日

2005.12.02

## 自我追求之

◎陳又慈

### 毅力的培養，堅忍不拔

從小我就是個肯吃苦的孩子，時常默默忍受各種繁擾頭痛的工作，包括本份課業、課外比賽、社團活動等等。當所有挑戰迎面而來，帶給我巨大無形的壓力、欠缺自信心的時候，我難免畏懼難免怯步；但我總是告訴自己，無論處境多麼煎熬、多麼難堪，我永遠有折不倒的堅韌，永遠有無與倫比的耐力與恆心，我願意接受所有挫折的磨練，不放棄任何

希望地堅持下去。我喜歡這種切肌入理的執著認真，因為我清楚地體察到——為理想實踐諾言是多麼美好動人的事。年輕人燦爛而美麗，來自心中有夢、來自對任何事情專注投入，縱使過程中飽含著血淚，但最後時間一定會煥發出耀眼的光澤，而那就是人生價值所在。不可否認的是，在自我鍛鍊的過程中，怠惰也出其不意地在分進合擊；漸漸，我輕易辨識出困頓的雛形，一度懷疑鬥志是否凝滯僵死，失足陷落逸樂偷安的黑暗中。當我想抽身，必須祭出比想像堅韌積極的烈焰，焚化一切貪婪狂妄的欲望，那是一種心靈激戰，讓我嘗到靈魂抨格出血的痛楚。許多時候感受到痛入肌骨，針砭奮起的必要，那時候心中升起不計辛勞的意念，一瞬間梳理所有不屈不撓的精神，但它偶爾隱沒消失，我知道那是暫時的迷失，所以有了絲毫懈怠。於是一再剖開我的盲從叛逆，壓迫劣根的滋長蔓延，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掙扎。我相信當內心有兩股勢力在推擠激盪，最後獲勝的，必定是正義的一方。所以我在挫折面前永不疲憊，我們比毅力、比恆心、比勇氣，誰能堅持到底，就足以企及目標！終究，遠方的繁盛的前景，是屬於堅忍的行者。

## 愛在寫作，書寫青春

時常利用深夜沉澱我的思緒，在白晝的擾攘喧囂中析出真摯而龐大的感情與自省，將之訴諸筆端，在下一刻寫出心底存蓄的所有狂想。我一直在訓練自己駕馭文字的能力，盡其所能地揮灑創造力；親炙文學的美感，信筆書寫各種珍貴的回憶，呼吸文風詩竹裡的清新。藉著文字，面對最真實的自己、洞澈心底的想法，一字字、一句句完整精確地鋪陳，當作在經營一項鍾愛的事業；再者，強化書寫的深度、廣度、傾準度，逐步經略心靈成長的輿圖。我要讓文學的生命

在生活裡游走，默默耕耘尚未成熟的文字，鼓舞文采破格而出，勇敢寫下每一樁深情記事，野放撼動綠格的能量。我無法忍受欠缺文藝的生活，每當我寫過一首長詩、完成一篇散文，內在便更添一份踏實和篤定。我用書寫來檢視自己累積成長的收穫，兀自收藏幸福與快樂。文采與內涵合流並現的理想，需要苦心經營；熱情兩字是創作者不斷受苦與尋覓的動能，我確信自己有熱情——甘願受苦。

### 閱讀探索，豐富歷練

閱讀是我充實自己不可或缺的重點。好的作品可能是具有真切的情感、善良的主題，或者是很美麗的手法。美麗的手法提供一種美學經驗；善良的主題提供對所處世界的一種關懷；真誠情感的體現藉由作家的誠懇告白引起我的思考。看完作品，能夠感同身受而有某種程度的啓發，甚至是感動之餘產生以往不同的想法，對我十分有幫助。這種生命的愉悅是超乎物質享受的，時常我在文章裡頭發現作者崇高的理想，而覺得自嘆不如、衷心仰慕，進而效法，這就是一種文學生命的呈現。我願意藉由閱讀擴展心靈的版圖，看見更多這世界新鮮繽紛的色彩，精益求精，探索知識更豐富美好的質地。



## 我大學四年的人文學習

◎邱韻芝

眼看四年級就要結束，念別的科系的高中同學有的上了研究所、有的開始找工作，而我下學期就要開始見習了。四年的醫學教育，此刻留在我腦袋裡的是數不清的拉丁文字（慚愧的是，它們之間的關聯，我能說出的沒幾項）；而使我覺得真正有收穫、令我有那麼一點成長、改變的，是這四年的人文學習。

### 上大學前的學習態度

「人文」這個詞，被主導教育的大老們鼓吹多了，漸漸變成我們懶得聽的主題。剛上大學時，我對「人文」的概念就是社會、文史、藝術學科，自從高二念了理組，我就沒好好讀歷史、地理，課內的國文、英文也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只是喜歡看些課外書，倒是美術課上得挺開心的。上大學以前，我的學習態度有兩種：一是爲了考試，二是爲了喜歡。雖然聽補習班老師談起競爭和前途，甚至社會國家，也會跟著亢奮，但那從來沒有成爲直接的動力。現在我發現，因爲喜歡而學的東西，才會真的變成自己的能力和素養；才能使用它再延伸出更多可能。可惜，我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醫學裡的科學，不過——還好醫學不只是科學。

## 一、二年級的生活和心情

從我的上一屆開始，北醫醫學系的課程將醫學相關科目通通排到三年級以後，一、二年級的必修只排共同科目，留了很多空堂給我們修通識課。現在想起來，那真是難能可貴的學習時機，可惜那時候我因為懷疑自己為什麼念醫、到底適不適合念醫而心情鬱悶徬徨。我不熱衷社團，只隨性地選修有興趣的通識課，偶爾看看電影展覽，一學期讀兩三本課外書，在作文補習班點名打雜、改作文，和朋友一起發呆閒晃。現在仍在我記憶裡的，也只剩下幾個可愛學生的名字，還有那種漫無目的的心情。長得愈大，離死亡、離社會愈近，「目的」似乎變得愈重要，那些茫然的的日子，現在想來，反而是我心中「最好的時光」（註1）。

### 通識課程

通識課中，至今仍對我有影響的是「醫學建築藝術」<sup>(註2)</sup>和「倫理/美學」<sup>(註3)</sup>這兩門課。「醫學建築藝術」讓我發現人和建築空間的關係，啟發我去觀察活生生的建築。到現在，我走在路上還是喜歡透過觀察一個空間的構成，去想像其中的生活型態，或感受設計者的意圖。而「倫理/美學」這門課則為我開啓了「身體現象學」這扇窗，讓我對自己的身體動態更有意識，也體驗到身體與心理的交互作用；甚至影響到我現在觀賞舞蹈表演的角度，也讓我有繼續了解現象學的興趣。我必須誠實地說，若不去翻找以前的資料，其他通識課的內容對我來說幾乎已經煙消雲散了。

### 「這才像大學生」——全國人文醫學研習營

升大二的暑假，我參加了陽明十字軍所舉辦的「全國人文醫學研習營」<sup>(註4)</sup>，那屆的主題是「天、地、人的交

會」，試圖探討人類對宇宙真理的追求、人和土地的關係，以及在土地上如何實現真誠的生命關懷；內容包括信仰與科學、群眾運動、社區改造、幹細胞研究、人類學等等。但現在我還說得出內容的，是周美玲導演的「極端寶島」紀錄片，呈現了四個台灣社會邊緣角色的生活和心聲，讓我看見這個島嶼上，還有人是那樣無奈卻「知命」地生活著，那是第一部令我印象深刻的紀錄片。那次研習營影響我最多的是營期每天晚上的小組討論會，聽到別校學生對當天課程主題的想法，讓我覺得自己所知太少，思考的經驗不足，而沒有參與討論的自信。但那種一同關心社會、思考問題的氛圍，讓當時的我覺得「這才像大學生」，原來「人文」不是念念社會學科、在藝文場所當個有氣質的觀眾就罷，而是一種面對現實的獨立思考能力。

### 「當病人的朋友」——好醫師先修營

不過，因為長期缺乏關心和思考社會現象的習慣，從營隊回來後，少了討論的夥伴，便回到自我的封閉狀態、重覆讀醫的掙扎和「意義」的迴圈，我便寫些小品文章抒發找不到出口的困頓。大三進入基礎醫學課程，雖然內容較接近醫學，大體課也很「具體」，我還是很難在學習中感受到生命力，只能不停將共筆的內容塞進腦裡，考完就忘。

大三寒假我參加了康泰基金會<sup>(註5)</sup>所舉辦的「好醫師先修營」<sup>(註6)</sup>，到台東聖母醫院學習「當病人的朋友」。當初吸引我參加的原因是，去過的同學跟我說：「去了便不會忘記有那樣一個地方。」，加上「偏遠地區」、「全人醫療」等特色，我想，該嘗試走出自己的世界了。果不其然，「好醫師先修營」給了我滿載收獲和感動的五天。那次我們班共有四人參加，我們不是去練習問診、檢驗、判圖的技巧，而是去學和病人做朋友。我們

送飯給獨居老人，幫忙打掃他們破爛的住處；探望樂觀的癱瘓病人；陪復健室、安寧病房的病人聊天。我還記得我餵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奶奶吃飯，握住她乾癟、因為帕金森氏症而不停顫抖的手，聽她說話；我台語講得不標準，但是她聽得好開心。營期結束時，參加的我們、醫院裡的病人、醫護人員都有著不捨，因為我們真的交到了朋友，留下好多難忘的回憶。不知道那位可愛的老奶奶還在不在人世，我能為她做的，真的太少了。

### 課外閱讀

學期中，考試總是接踵而至，壓迫和喘息交錯，我生活中可供記憶的，就是和朋友交換心情、和家人相聚的點滴了。升大四的暑假，我給自己開了課外書單，讀了一些科普、心理和文學（註7）。科普書籍的好處是呈現了科學思考的來龍去脈，讓人可以跟著一路探索，比課堂上短時間大量填充的知識引人入勝，也讓人有動機去了解；心理書籍是習慣分析自己的、我向來有興趣的，有助於我面對和處理自己的情緒；文學提供的則是無限的想像、細膩的感受和深刻的哲思。書裡的豐富世界總是令我好奇，而在閱讀過程中若能與作品產生情感的互動和思考的對話，更是一件美妙的事，這是在課內的閱讀中一直缺乏的感受。

### 社會寫實——部落格的報導與串連力量

升上大四，課程一樣繁重，開始有些臨床科目，醫生老師們會向我們耳提面命——要處處謹慎，以免糾紛纏身。醫學心理學教我們溝通技巧；醫學倫理教我們釐清責任歸屬，但沒有人教我們怎麼做病人的朋友（或許怕反而會惹來麻煩吧）。說要了解病人的社會地位，但如果我們沒時間、沒心

情關心社會、了解社會，怎麼會知道「地位」和社會的關係，和病人的「地位」給他帶來什麼影響？這學期（大四下），透過網路上的部落格，我讀到一些人的社會觀察、對社會的期許，以及他們所做的努力，才知道除了感嘆和批評，年輕人還可以位社會做些什麼。例如出版賴和音樂專輯，試圖喚起台灣歷史記憶的鬥鬧熱走唱隊；為麻瘋院民請願的青年樂生聯盟、為精神病人打造無歧視家園的風信子基金會（註8），都讓我感動佩服，也思考著自己能參與什麼來讓社會更好，而不是只是擔憂自己的前途。於是我對「人文」的定義，變成在面對社會現象的冷靜觀察和獨立思考之外，再加上更實際的社會關懷和理想實踐。（只是定義實踐，還沒實踐定義，慚愧慚愧。）

#### 四年來的學習心得

這四年來，課外的學習並不是刻意的，也沒有系統化，對我的影響卻遠遠比課內的學習來得深遠。我的人文視野經過一次次的發現和感動，逐漸被打開。現在的我認為——「人文素養」不是知識的堆砌。知識只是工具，讓我可以理解現象底下的原因、反省自己的盲點和不足，而不被蒙蔽、隨波逐流；但更重要的，是關懷的心意和實踐的能力。「人文」不只是書本上的事；「社會」不只是新聞上的事，它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未細察的偏見裡。不是因為我們要當醫生，所以特別需要「人文素養」，而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本來就應該關心它、想辦法讓它更好。我花了四年，經過幾許轉折，才了解這件事，寫出來跟大家分享，也算是為自己做個紀錄。我想，我會繼續學習。但願耐心讀完的你，能重拾一點學習的熱情，挖掘並領略「人文」的真諦。

## 附註：

1. 侯孝賢導演2005年推出作品《最好的時光》，懷念永遠失落了的日子。
2. 當時為林威廷老師授課，課程內容包括從生活空間的解析到醫院空間的設計概述。
3. 當時為林文琪老師授課，以哲學家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入門，並有中國古代雅樂舞的實際身體操作。
4. 研習營活動以講座為主，企圖為大學生搭起跨領域的溝通橋樑。網址：<http://clubhome.twbbs.org/HuMedCamp/>
5. 康泰基金會於民國七十二年成立，是由一群有天主教信仰的醫學院學生發起，目前提供多樣社會醫療服務，在醫療教育的提升上亦不遺餘力。網址：<http://www.kungtai.org.tw/index.php>
6. 由台大醫院葉炳強醫師發起，康泰基金會主辦，台東聖母醫院全力支持，目前已舉辦六屆。以「做病人的好朋友」的全人醫療為營隊理念。網址：<http://gooddr.kungtai.org.tw/>
7. 這裡向大家各推薦一本書：《重塑大腦》/傑佛瑞·史瓦茲、夏倫·貝格利。《當尼采哭泣》/歐文·亞隆。《流浪者之歌》/赫曼·赫塞。
8. 鬥鬧熱走唱隊<http://blog.yam.com/laiho/>  
青年樂生聯盟<http://losheng.pbwiki.com/>  
桃源二村<http://www.cuckoo-land.org/>（風信子基金會的夢想家園）  
南方電子報<http://www.esouth.org/sccid/union.html>



## 腳丫丫的故事

◎茶米

### 妊娠後的喜悅

細緻玲瓏的小腳，圓潤又光滑，伴隨著響亮的哭啼聲，那是新生的喜悅、來到美麗人間的宣告；雙手不停揮動、雙腳不斷摩娑，彷彿是為降臨到世間所做的暖身操。

腳丫丫，象徵她的情緒，看到的新奇好玩的事情、有趣新鮮的物品，它會興奮地上下揮舞著、激動著，不顧一切地搖擺著。

「我要玩、我要玩！」，也許這是她內心的吶喊，但這時卻無法用言語表達。她還不懂語言，只是有時對大人開闔的嘴巴發出的聲音感到好奇。此時，她的注意力全在某一個新奇的目標物上。狂舞不停的四肢、小巧玲瓏的雙腳，隨著時間而漸漸痠麻，而還沒有人去滿足她內心的渴望。

「哇……哇……哇……」，劃破天際的響亮哭聲瞬間爆發。小手緊抓住搖籃車上的桿子，雙腳則開始互相搓揉、用力摩擦，把小腳丫搓得紅紅腫腫的。所有不滿、不快，全寫在了腳上了。

它已經慢慢開始疲憊了，搓動的頻率也漸漸緩了下來，它覺得好痠、好累了，想放鬆一下，平擺在搖籃車上，進入了甜甜的夢鄉。



### 爬行走路

日子一天天過去，它不再只安份於床上、搖籃車上；不再只侷限在固定的空間，那並不能滿足它。它想跨越這層障礙，想再多認識這個世界，到處看看。有了這個決定後，一切就容易多了。

它開始利用前部五顆像迷你鵝卵石的趾頭，下意識地用力往地面壓、往後推，壓根不了解反作用力這個深奧的名詞，只是感受到——只要這樣做，它就可以前進；可以看到它想要觀察的世界；可以發現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它爬得很慢、很慢，也許是因為不夠熟悉，但它並不氣餒，也從不灰心，只是把力氣灌滿，不斷嘗試……

經過了好些時候，它終於找到了最合適的位置、最適當的姿勢，能夠不斷轉換它所在位置的最好爬行的方法。它高興不已，忍不住雀躍心情，又加快了速度，使勁地向前衝去。而上頭的眼，已歡喜得眯了起來，像隻弓、像座橋；下方的小嘴也彎曲了起來，與眼的弧度正好相反，交相輝映，透露著無盡的喜悅。禁不住把手指頭也放了進去，得意地挺直身子，接受周遭的掌聲與讚揚。

當它拚命地爬、使勁地推進，總會得到一陣鼓掌和讚嘆，它覺得很愉悅；可是，有個疑問一直存在著：「為什麼大人們總是直立著身體，像竹竿似地前進著，好快、好快，我卻沒辦法跟上？」；「我還是好慢喔，是不是只要像他們一樣，我就可以變得更快呢？」。

她轉換了小腳丫與地面接觸的面積，從原本的一半面積到完全緊貼地板，直覺地往下用力推著、壓著，施予力量給上身沿著牆慢慢挺起，可是它卻沒有力量支撐整個身體的力量，「砰」的一聲，摔落攤坐在地板上。

「哇……啊……哇……」，巨大哭聲因此迸發了出來，是因為跌下的疼痛嗎？還是因為失敗的不甘呢？

它還是不停地重覆著這項艱鉅的挑戰，抿著嘴、皺著眉，使盡力氣，一次又一次，直到氣力放盡，才不甘地癱軟在地上；待疲累襲捲，便呼呼大睡了起來。

一天又一天，它覺得它可以支撐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大了，站立的時間也越來越久了。

它跨出了稚嫩的步伐，搖搖晃晃地前進著：有時候還是無法承受住身軀的重量；有時候是控制不住重心。隨著生疏的行走而搖擺不定，跌倒的戲碼不斷上演，串串大淚珠還是不斷地掉。

每天練習，它已經可以穩穩地站立、穩穩地走著了。無可避免，它依然驕傲地站立著，滿足地接受眾人的讚美。

不知不覺中，腳丫丫也漸漸地長大了……



## 腳丫丫穿衣服

學會走路之後，腳丫丫就必須穿上鞋子來保護自己。

「媽媽說要買雙『鞋子』給我穿，好像就跟衣服一樣，不知道它長得什麼模樣呢？」

媽媽買了一雙小巧可愛、適合腳丫丫的鞋子。一開始腳丫丫覺得很有趣，從來沒有穿過這樣的東西。帶著鞋子，跑啊跳著、爬啊走著，到處向人炫耀這份新奇的禮物，依然樂於接受別人的讚揚。

可是，時間一長，它對鞋子的新鮮感不見了，它討厭鞋子親熱地在身邊磨蹭、討厭被鞋子束縛住的感覺，覺得鞋子黏它黏得好緊、拴它拴得好牢，它沒有自己的空間。

它開始懷念從前接觸地板的感覺，冰冰的、涼涼的，昂然地挺立，彷彿它是一整個身軀的主宰，帶領身軀到任何地方。

它想掙脫鞋子的桎梏，可是媽媽卻一直不許它這麼做，儘管如此，它還是不顧一切地要擺脫鞋子，尋找它覺得自己最舒適的空間。



## 學騎小車車

腳丫丫還是到處跑、到處玩，獨留鞋子在黑暗的一隅。

今天，它又發現了個好玩的東西，爸爸送給它一個叫三輪車的玩具，它興奮地「啪啦」、「啪啦」地奔了過去，跳上三輪車，開始騎了起來。

它快樂地騎著，感受微風拂過身體的舒暢、再當個嚮導的痛快，每當它貼上踏板，就有種說不出的亢奮感覺，迫不

及待地想要引領身軀去經歷一個奇妙的探險。腳丫丫跟踏板一起轉啊轉著，好像整個身體都飛了起來，到了雲端、到了天堂，自由自在地翱翔著。

它帶著小車車一同去做了一段又一段冒險。有時候，抵達目的地後，它會把小車車掠在一旁，開始玩耍、不停嬉戲。等到玩夠了、玩累了，它才又駕著小車車驕傲地回家。

有一次，外婆斥責它不應該不穿鞋子，腳丫丫氣憤之下，就騎著它的小車車，用力地踏啊踏、踩啊踩，想要離家出走。當然，最後還是被外婆給擒了回來，又免不了一陣痛罵。

大人一直在責備它不該把鞋子丟在一邊：「鞋子有它的好處，它可以保護你，你應該要使用它的。」。可是腳丫丫聽不進去：「鞋子只會讓我覺得不舒服，而且穿上它，就遮住了我自己，大家都覺得鞋子漂亮，我才不要讓它得意。」

而鞋子，還是繼續被腳丫丫擺在一旁。



### 腳丫丫受傷了

腳丫丫依然故我地拋棄鞋子，繼續玩它的。

它在田裡跑來跑去，感受到土壤在它的腳下、大地在它的腳下，那種緊貼著土地的感覺，是什麼都取代不了的；又在冰涼又沁人心脾的池塘洗了個舒爽的澡，河水在它周遭流動著，輕柔地觸碰讓它全身放鬆。這是個多麼棒的下午啊！

它又發現了河流和大地是這世上最厲害的按摩師。

它準備起身要踏上歸程，就在這一瞬間，它感到一陣刺痛，接著劇烈的疼痛跟著襲來，沒有任何防備，身體好像被什麼給穿透了。舉起了腳底板，它正在汨汨地流著鮮血。一根鐵釘穿了過去，它痛得皺縮在一起；但鮮血還是不斷地流著，眼淚也同時滴落，一時慌了手腳，哭喊著尋求援助。

飛奔了回家，臉頰上殘留著未乾的淚痕，將歷經的痛，向媽媽訴說。屁股也因此挨了一針，一劑破傷風的疫苗。

它向已經被冷落許久的鞋子瞥了一眼，終於，它拭乾了眼淚，安份地穿上了鞋子。也許，它已經懂事了。



### 腳丫丫比賽

腳丫丫長大了，它也已經開始上學了，學校有好多事情等著它去學習吸收；它也越來越能適應學校的生活了，跟大家也相處得很融洽。

再過幾天就是學校的運動會了，腳丫丫參加了六十公尺的賽跑，它要跟許多腳丫丫一同比賽、一起競爭。它覺得既興奮又緊張，在每天下課後，還走向操場，練習著要用什麼方式跑，才會跑得最迅速。它想盡自己最大的力氣，面對每一項挑戰。

爲了這項比賽，媽媽替腳丫丫買了一雙嶄新的運動鞋。白色的運動鞋上嵌有清晰的藍紅相間條紋、一個帥氣的星星的標誌，基底是黑與紅交織而成，中間還有一個超炫氣墊！多麼棒的一份禮物啊！它一定會好好珍惜這雙鞋子的。

比賽的那天終於到來，腳丫丫好緊張，甚至有些放不開。這時候，它開始告訴自己，它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接



下來就看老天爺要如何安排；它只要好好地跑，不要再想太多就好了。

原本煩亂的思緒，變得澄澈透明。它開始做了小小的暖身，讓身體能夠活動的更自然輕鬆，同時也慢慢地走向起跑線，準備起跑。

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它已蓄勢待發，像已拉滿的弓弩。

「砰」的一聲，它像被弦彈射出去的箭矢；在廣漠無垠的草原上奔馳的獵豹；在軌道上疾速行駛的子彈列車。風呼呼地掠過，它感覺無比的輕快，包裹著的運動鞋也宛若與它結合為一體，享受著每一粒空氣分子輕擊著身軀。

抵達終點！腳丫丫獲得了第一名！腳丫丫欣喜若狂，它的汗水、它的付出，在這一瞬間全都有了結果，這份報償，它永遠都不會忘記。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一刻！

### 腳丫丫繼續它的旅程

腳丫丫往後還是不斷地參加一些比賽，它還是一直奔跑、馳聘，不管是什麼運動，它都樂於接受挑戰，用愉快的心情面對。

它還是時常奔馳著，在小時熟悉的稻田、熟悉的池塘、熟悉的一花一草，汲取空氣的精華、清新的青草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愉悅。

它邁開大大的步伐，步履自信又輕盈，繼續迎向它未完的旅程……



